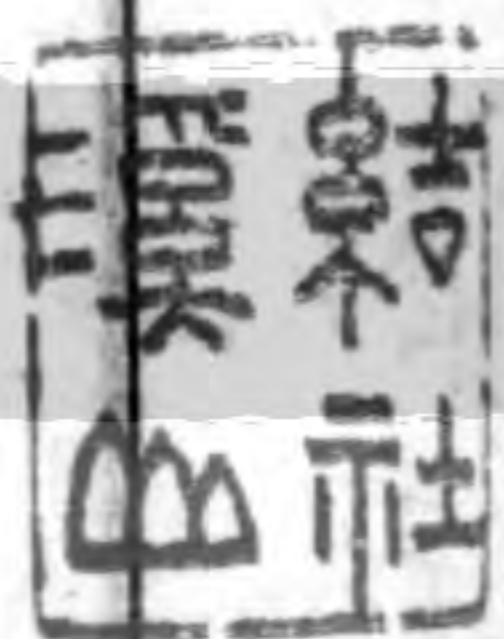


卷之三



甘白先生文集



序

送兩淮鹽運使張侯之官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泰州知州事張侯榮父拜兩淮鹽運  
 使命下之日其州之寮屬咸咨嗟涕洟走謁張適曰侯  
 自上元知縣來為是州值天兵初定淮東之日秦之城  
 郭田野鞠為荆榛瓦毀秦之人民悉流散亡侯下車既相  
 其址基度廢具興民居如雲集商賈始流行春作農人併  
 載南畝各盡其事歲時社祭歡聲潤澗澗乎有永平之時



吾屬遠後至其所以教諭臻至一皆以愛民為本事之巨  
細精粗一裁理之中夫矩範吾儕敢不竭志駑力以率職  
厥職方皆歡欣鼓舞自慶其得父母也一旦以茲去其能  
無動於中耶予曷為文以道願留不可得之情以通於侯  
乎某曰諸君所以咨嗟涕洟願留不得者私情也抑孰知  
上之人所以公天地之心乎國賦莫重於鹽、產莫盛  
於淮、之司綿亘繁夥必擇廉能練達悉心究理務使按  
治有道停民無損去奸斥貪國賦饒益侯之材素著於外  
非侯其誰托之耶侯任淮有日一切釐務講之有熟況去  
有司之紛擾而究心於一必恢、乎其有餘力矣其可以  
私情留乎雖然侯行矣喜不去夫泰諸君從事不離膝下  
事有所可否情有所未宣上請於侯其教諭言必無惜為  
君告也尚何咨嗟涕洟之足云乎但恐釐務既理上下有  
定揆 廟堂掄侯馮籍輔翼以襄、至治使中外蒼生咸  
被其麗澤又不久於釐司淹君復以為如何衆皆釋然遂  
書以為送

贈張泰州詩序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功



懋、而民澤流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  
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禮政不相亂至若司寇之掌  
邦刑司空之掌邦事而刑與事又各有職官府六屬、各  
六十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歲終則正其治受其會三歲  
大計群吏之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若漢任官猶倣古  
二千石長吏皆安官樂職而無苟且之習如張釋之十年  
不更任何武為刺史五年黃霸八年豐功臣績著在史冊  
赫々若前日事是非掌之專任之久者之微乎

國朝以神武定區夏任官維賢莅事維能其於守領尤慎  
選擇故大江左右善政之聲相聞又必使之久於其任以  
責成功廬江張侯榮父為秦之三年秩滿當調官 朝廷  
以秦方政通而民和不宜據代侯以失民望遂復任侯於  
秦乃洪武元年冬十月也猗歟盛哉是之所以任官也凡  
秦之大夫士莫不踊躍欣忭咸為聲詩以壽公得詩若干  
首吳郡張某偶來游來歌於秦之州庠聞政聲之美觀咏  
歌之盛屬某為序於詩首某謂古之良二千石非德粹才  
洽豈第慈祥暢達治體烏足以稱厥職昔漢宣帝嘗曰庶  
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



此者唯良二千石乎矧秦之自兵興數十年罹禍為慘人  
民流亡田野不治城郭鞠為荒榛茂莽凡祠廟橋梁倉庫  
街衢郵舍之屬無一之或存侯以上元知縣來知是州始  
下車即宣布

上意招集流亡不踰年戶口增一萬一千一百有奇首建  
孔子廟修文壇社稷以重祀典凡城郭橋梁倉庫街衢郵  
舍之屬無一不治刑罰幾置而後賦甚均民戴仰之若慈  
父母三載政聲洋溢中外復之以任又當何如耶秦之民  
不其幸歟昔司馬君實嘗論人之才性各有所宜官之職

分各有所守無為至治之効者久不可不察也苟使職分  
方修而中代民澤方流而輟止亦烏足以成治効也哉某  
因喜上之人能以久任責成功侯能以材德著功業  
明君良臣際遇之盛非偶侯尚懋之敬之使豐功臣績著  
在天下垂之行帛毋使釋之何武黃霸之徒專美於前是  
所望於侯也某不敏尚能拭目以俟

贈良醫葛彥修序

擇大木以成大厦者必求工之良不求其良將斲而小之  
安在其能成廈也欲講學以授業者必求師之良焉則傳



道以解惑卒成其業不求其良將寡聞淺識安在其能成  
業也疾之為醫也亦然非醫師之良安能知厥疾所在砭  
炳湯劑而濟人於天札也哉然則工弗良可復擇而用焉  
師弗良可復易而他焉求弗良之醫以治疾則喪其身而  
已尚何復焉是則業醫者弗可以弗慎抱疾者弗可以弗  
擇也今幸春予友戴長卿氏內人病血氣周身疼欲絕凡  
專於帶下醫者多與長卿善弗他及而獨造尊君彥脩之  
廬而求治焉彥脩切脈望色了然知厥疾所在乃曰人身  
所賴以存者血氣也血陰而氣陽血氣不調則陰陽不和  
榮衛不行五藏百骸皆不能流通而一身病矣奈何其不  
疼且亟也作湯劑飲之疼即止未幾而復故若雲行雨施  
物沾其澤沛然而興也若河決而壅塞東注也彥脩其慎  
術為醫師之良者歟予知其活人一事如此他如起人之  
疾不以耳目痿痺小兒帶下之科為分投藥無不愈者故  
士大夫贈言章々無他由彥脩之祖信齋以醫顯於時其  
嚴君仲正繼之又大其家彥脩具慶下又若此其德於若  
父講議之餘深矣他日顯大又詎止此耶豈若世之庸醫  
以未試之學唯貨藥射利殺人而不悔者紛々然之所為



我嗚呼人有五藏百骸之形暑濕風寒飲食嗜好雖能自  
慎者未免於無病在陰論得其陽病在陽論得其陰是非  
盡博其書深研其理雖明睿過人者亦未免於弗悞也予  
故喜彥修之能慎其術戴君之能擇夫醫也於是乎書今  
為至正癸卯暮春也

贈醫師周伯高序

某世居吳主雖晚及遊葛先生可久之門屬先生以斯文  
獎進先生於學無不究醫持其世業耳間與某論古人於  
醫精巧而今人之不逮嘗歎歎扼腕以為醫豈可以易言耶必博其書求其道盡其術斯可受人死

生之寄尤恐於疑似之際如實：虛：者矣豈非誠所謂  
醫殺之乎古人立言假黃帝岐伯以為說其為書也該其  
論道也精而未嘗制方至於作湯劑則隨其所感而療之  
初非執方以對證也近世若劉守真張子和氏以汗下吐  
三法張潔古李明之氏則論脾胃以施治雖各有所執而  
一時賴以全活後世資以指南沾溉多矣今之為醫類以  
二法為異途而不能通殊不知古人用心未嘗不以氣稟  
異亦未嘗不以歲候殊劉張當金人用兵之日民強氣剛  
證多上炎治用宣洩張李承兵餘飢饉民窮氣餒證多不



足嘗補益以其氣候不同故治法亦異濟人利物之心精且謚矣是豈膠柱以合夫律耶先生之歿久矣吳之良於醫者多矣莫不皆以先生之說為然近又得周伯高氏讀黃帝岐伯之論而能講效古人為治之法而不拘故吳里中疾而歸高伯者門轍常滿隨其証而用劉季之法若老吏執筆以按徒無不得其情也若良將練卒以除寇無不殄滅之也一日方外友成師覺元與某言舊得疾氣疾嘗謁醫求治已而復作未能拔其根今年病勢復危不可枝喘嗽不能就寢席者協旬亟邀伯高伯高曰病若此治當有法以取奇中即粉所和劑調付紙上候乾然其烟入咽每一舉則痰出如湧泉如是者三嗽即止喘即息復作湯劑飲之病脫然不復作矣伯高之治大率類此子能文丐一言以張之某謂伯高之用法如此豈尋常執方以某證對某藥者可同日語耶宜乎里人以伯高為醫之良而某亦信其為醫之良使葛先生不歿亦必以伯高為良於醫也惜乎其病居荒野見聞日隘不能悉伯高活人之績章章在人者累于篇以備他日傳方伎者採焉姑重成師之請而不能辭也故撫舊所聞以為贈



贈醫士徐仲清序

天下之術不一而足雖大小不同習有難易求其一術之精表暴于世者必其素能自慎使擇焉而精審習焉而專工斯可以過人而卓立於世苟為弗慎術不勝人世不見重不自引咎怨天尤人造言而嫉忌吾見斯世之多若人也然而百家衆術之不慎而人即之不過欺人於一時彼一遇夫慎之者正之則欺自辯矣若醫家者流不自能慎妄以治疾藥下燕不可以復返人悞死不可以復生其非他術之可比者較然也惟毗陵徐仲清之為醫則不然君業

乎是不知其幾世矣至君乃博其書精其道孜孜弗少怠疾而歸之者無弗愈以故大夫士之迎致者車日踵其門其所以益大先世之業見重於時者謂非素能慎術擇之而精審習之而專工其能是也今季夏予友王邦劉氏來請曰老母以羗羊抱氣疾晝夜疼不可杖數易醫弗底于効亟欲絕遂延致徐君診視曰斯久鬱結所致也治稍緩將為上關下隔非下之百行不可人皆許焉以為疲弱曷勝君曰是詎以難懼人以易忽人耶治法當如是不然予弗能為若起也投以劑飲之下幾百行病即脫去君見之



之明斷之之使其亦精且專者能致是也願子一言以張  
之予方嘆今之百家衆術不能自慎而徒以嫉忌獨議仲  
清之為醫翹然特出於衆也及聞王君之請益信仲清翹  
然特出於衆也吁向使有民社之寄者皆如仲清之治病  
何患民社之不安耶將兵者皆如仲清之明決何患寇之  
不平耶吾徒之為學者又皆如仲清之精專又何患理之  
不明學之不博耶予故羨仲清之醫重王公之請乃嘆天  
下之術鮮克自慎因之而自勵焉今幸為至正丙午夏四  
月吉日也

贈醫師陳谷叙序

夫人不可以不慎夫疾而術不可以不慎夫醫且有五藏  
百骸之形暑濕風寒之或感飲食嗜之弗節則疾生焉而  
夫過繫焉醫者必為之辯經絡分陰陽審虛實表裏而濟  
之毫釐有差則置人於死亡是故疾弗可弗慎而醫尤弗  
可弗慎也然而疾弗慎不過殺吾身而矣醫弗慎則今日  
殺一人明日殺一人其有紀極乎是又重於慎疾者焉業  
於斯者其可以弗戒之哉予幼時親炙可久葛先生每言  
及此未嘗不為之興嘆屈指里中能慎乎此者不四三人



獨稱鼎菴陳君為最君讀黃帝岐伯書而明其道窮氣運  
經絡而造其微本季東垣張長沙劉河間以施夫治故疾  
而歸之者無弗愈予惜弗能接君以聽其論議獨羨夫若  
人者可謂能慎其術矣君沒得其二子谷庠谷序為二子  
又能慎其術益光先世之業一日友人言通甫氏請於予  
曰去季冬余女弗慎而致疾數易醫弗底于効幾致危殆  
晚得陳君谷序始診曰易為爾用藥不數服病即脫去如  
以水濟火甘雨之澤物也其學其識非衆人可及者感其  
德而莫報子能文願假一言以為贈予曰谷序能紹其家  
學者孰能慎其術者歟世之業乎是者書弗熟道弗精實  
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者衆也今乃書熟道精能起衆人  
之所不起是樂道之者予又何辭焉嘗觀史稱良將能活  
千人子孫當封予於良醫亦云谷序今日活一人明日活  
一人豈特千人而已乎見其子若孫慎其術益大先世之  
業其澤未有艾也谷序其尚慎之哉予故曰谷序之能慎  
夫醫以勸業乎是者不可以不自慎亦戒夫人不可以不  
慎疾是為序

五月菊詩序



甲辰歲夏五月吳郡王君明仲以其子從予游邀予於搖  
城江北之別業去城四十里而近水澤周匝山勢盤旋喬  
林佳樹幽花異卉鬱乎蒼翠焉然佳麗得土之沃潤鳥獸  
蟲魚高者卑者群然自樂得地之幽靜誠隱者之可居也  
予甚喜之翌日期二三朋徒置酒林下時則微雨乍晴綠  
陰覆席籬落黃花離々爛吐或高或下或昂或覆或婆娑  
團欒秀色襍沓衆評焉謂予曰異乎哉花之類乎菊者歟  
抑造化私於幽人逸士故先秋而怡其翫遊乎否則徒賓  
為九日之節乎何其秋花在目涼颼襲衣予曰物囿天地

間得氣運各有時榮悴非時則氣失運矣此花於夏秋凡  
兩吐時也譬猶幽人逸士稟中正之質如花之色出處有  
時如花之吐老練晚成又如花之晚節獨秀誠若同然者  
是以古山林之士多所好也今明仲清獻公之孫也生長  
閩閩種學積文曾授選縣丞時不樂仕進隱居獨善其所  
好如此是有在也昔晉陶靖節恐三逕之荒夫松菊也遂  
解綬賦歸去其清風高潔照耀後世明仲蓋聞其風而興  
起者歟是可尚也矣衆以為然遂舉觴相屬勸酬樂劇挹  
清香淪落英恍然如秋色之在目也既醉各賦五月菊詩



一首一時好事者亦歌而和之得詩若干篇屬予叙其首  
予喜仲齊志在幽逸而其子又從予游故不辭而序之

### 送胡谷寧序

余幼時習詩經為舉子業與同經之士商確弗怠時可久  
曷先生遇朔望必以文會友會則各以所業文字示而論  
議之而胡君寧谷在焉觀其人通濟而有為考其文春容  
而有法余嘆曰他日必不擯斥於良有司也後數年干戈  
日尋科舉雖得不廢上之人則不以此為得人會太尉開  
府吳下辟君以簿書從事君以親老家貧故授公府典史

未幾授海沙鹽場典史予得不惻然於懷而夫始期於君  
也即雖然士以幼而學及壯而仕所以行其學者也仕進  
之途不一而足職有大小事有難易有天下之通才用之  
於小固易稱其任大則亦有可觀者苟使惠及於吾民不  
曠官不靡祿自小而歷至於大亦可以行其所學矣今典  
史小職也胡君通才也可任大者也以通才可任大之資  
而處小職也何有况今遴選才能分布中外苟以能聞者  
不拘於資級即優擢之胡君必有聞也有聞必優擢也何  
患仕之弗達學之弗行乎君行矣予老於執經竊患嗣茲



以往尚誰考學而論業君之出又非予素所期其能無動於中乎予友劉君德讓以書來徵予文以送之故序夫與君非一日之好而真其功業由此而立也書以誌別

送葉伯印北游詩序

洞庭西山去吳郡不百里而近屹然於太湖茫洋中得林泉之秀友人葉君伯印居之始予因京兆宇文先生子貞嘗主於其家遂與伯印為斯文友尚不數年伯印領已亥鄉薦以道梗弗克之京師浙省丞相以便宜授平江和靖書院山長益與予為莫逆每相與討論自朝至於日中具

疊：忘倦或時酒酣談古人理亂之跡擊筑發浩嘆耳熱聲鳴：伯印之益予多矣解組未幾飄然具書冊備行李告於所嘗往來將航海北上乃至正丙午秋八月也吾儕之士咸壯之酌酒賦詩為別屬余為序詩之首余曰吁男子之生以柔孤蓬矢射四方其孰無志於四方也抑豈知士之生於世有幸不幸存焉世之泰也讀其書明其道始而見於一身一家之所行及其登仕版任顯擢往來數千里如履乎平地匡國理民如處乎家庭功可著於今名可垂於後此士之幸也及世之否道不同於時行不合乎俗



跬步千里韜光晦跡甘於丘壑以自終焉者豈士之幸哉  
予嘗因是而有感焉少以竒童舉於時夙有志於四方而  
丁內外之艱歷憂患之故每戒行而中止是以足跡不能  
遠去鬱鬱之懷久而弗釋可謂幸乎今伯印涉萬里之險  
途觀光乎上國行余之所素欲豈無所主於其中耶江海  
之波濤山川之形勢天下甲兵之壯麗人物之豪傑飽經  
而盡交益壯夫胸中之竒蘊一有所遇盡吐出其前吾知  
其必有合也可謂不幸乎雖然使伯印當吐而默當默而  
或吐聽之者或強焉而已耳而伯印絀焉以從之終於無  
所成也是猶不若不幸之為愈伯印其尚慎之哉使南來  
必有以復我

贈醫學正科鄧以忠序

昔適至京師未踰月尋有廣西之命嘗所往來者咸謂  
予曰吾不忍子之去路撥涉數千里地多瘴子羸病孱弱  
宜裹藥餌以往可也適曰臣子之於君親唯其所在則致  
死焉未嘗溺於所處之安也且眇然之身得與天地參者  
必有其道也不以其道而病瘴者多矣貌之不恭色之不  
莊立之不德氣之不肅動止無儀則步履不安詳此身之



瘴也心之於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孰主孰張衆欲賊戕  
此心之瘴也臨民不在處事不審假公以營私適己以自  
便枉民情而弗推懷私讎而欲報唯嗜好自適唯貨利是  
求此居官之瘴也言行兩途喜諛文過見人之善忘之聞  
人之過揚之附勢趨炎莫知責善此交友之瘴也是數瘴  
者皆足以殞吾之身滅吾之性吾將憂身之瘴之不暇而  
暇憂地之瘴也哉及來廣西山險水暴寒燠無常以孱羸  
之身感不時之氣幾何而不至於疾耶戊辰夏得寒熱病  
忽焉如抱水稍焉如坐甑病且革氣羸、欲絕予知醫學

正科鄧以忠之世其業也往邀致之以忠見一診視曰子  
之疾積之而至非瞑眩之劑則莫能起也其上下論議皆  
出入黃帝岐伯書參之以張長沙劉河間李東垣之說疊  
疊有源委乃謂嶺南氣候之殊治法與中國異及和湯劑  
與予飲之數服即愈不啻如桴鼓影響予嘗觀蘇文忠公  
在海南嘗集方書附于天雄每、用之竊以此書不可用  
於世及來此地往、見用而輒驗信乎古人製藥用各不  
同張長沙當兵興之日病多炎上每用寒涼李東垣當飢  
饉之餘病多不足每理胃氣故當時之患者無不蒙其活



古人精巧如是非庸學淺見膠柱而調瑟者可同日語也  
今以忠讀諸家之書而能審炎方氣候之不同隨宜製劑  
宜乎一方之人蒙其惠者多矣余始惟憂心身之瘴不能  
自治朝夕惕勵以為地之瘴雖疾而斃亦所不憾得此失  
彼必有能辯之者及致感疾幾致不救而以忠又為予起  
之予之德以忠當如何報耶古語曰贈人以軒不若贈人  
以言予方欲一言以為以忠贈而予鄉友今桂林府推官  
顏公新民亦以所嘗感於以忠奇驗之說來告求予文以  
為贈余故序之有言詳於余之情而畧於顏公之說者慎  
勿以為知言也

### 贈劉廷震序

廣右右祿烟瘴地柳賓象勝諸州為甚中州大夫士宦游  
於所者鮮克無恙予承乏來為布政司屬官未踰月即以  
事奉檄往諸州而桂林右衛指揮李公亦以都司命往為  
糧事予始患喘嗽後病暈發痞疾莫能止洎還氣淹<sub>二</sub>欲  
絕迨今存亡未可知也李公一日來告曰此自使諸州歸  
得熱病晝夜若置爐甑中憔悴甚亟吾屬官百戶劉廷震  
者世業醫讀黃帝岐伯書博而領其要疾而歸之者一診



視之了然知其所由來作湯劑飲之雖危無不愈者吾亟邀之腕而後曰是未可尋嘗理不用瞑眩未能起也炮附子和以他品作數服曰盡劑即已後果如其說何為奇中如是子能文丐一言以張之予嘗論古人之良於醫者若張長沙劉河間若李東垣皆近世之尤者也然而為治未嘗不審風土之厚薄稟氣之弱強天時之溫寒人情之悲樂有正治有反治有從治故法無不中肯綮者豈若後世用劉張者以東垣為効緩用東垣者以劉張為法峻殊不知當劉張之世中原用兵人多大病因之而用汗下吐三法無不宜者東垣之時則兵餘凋敝飢饉屢臻因之而理胃氣無不驗者古人之機巧若是何後人之弗逮也今觀廷震之為醫是能以風土氣稟天時人情之是審故其用藥得古人之機巧也我惜乎余耄且卑不足信乎世不能為廷震張其藝姑因李公之請而撫其用藥之驗如此尚冀廷震且過予一診視以延予也殘喘者乎能然則當大書特書以俟他日傳方伎者或採擇焉

春江送別詩後序

春江送別詩者吳郡顏公新民為新安知縣之三年丁外



艱服闋將之天官而吳中嘗所往來者追餞於春江之澚  
不忍分違繪為畫為詩文以道其倦之情焉者也當是  
時予承乏冬官謝仕得歸復有

命赴銓衡聽調不得從諸公後為新民餞別也未幾予有  
廣西之命而新民尋亦調桂林推官暇日出所謂春江送  
別詩文一卷求予言以系於後予謂昔之送別不得預也  
無乃託之空言歟新民曰獨無一言以效東晉之補亡即  
予謂詩文之作皆吾平昔所與遊之作不勝有春樹暮雲  
之思曰謂新民曰講學會友未有不曾友以成者其在鄉

里朝夕相與講習不知聚首之足樂也及其各以事他適  
則不能無憂思之情視向之所樂始歎其有不可得而復  
者此人情之常也譬如人之悲樂有出乎聚散之外者幼  
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之心未嘗忘也豈徒守一丘卧一  
壑逸游燕享鄉里自老而已苟能出而推所蘊發於事業  
息澤加於民政聲溢于世則凡所素遊者雖有離間而心  
未嘗不樂其志之行也若乃共處鄉閭拍肩相遊嬉握手  
吐肺肝及其少有利害則反目不相顧是則雖無離間而  
心亦何樂之有哉新民以為然遂次第書其說於卷末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一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二

送趙仲敬萬里歸田序

竊嘗讀詩至秦國風喜康公渭陽送別有乘馬瓊瑰之贈  
序詩者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康公之送舅非目送之  
也心送之也目送之則見一舅氏耳心送之則若母之見  
焉其情為何如哉古今人雖未必同然其情之發則未始  
不同也吾友括蒼趙仲敬氏以其舅翁某自胄監生出為  
雲南府知事不憚萬里來視其安否而知事公亦嘗以慈  
闈遠隔定省久曠憾之不少置懷得與舅氏會若母之見



焉其情可知矣居歲餘仲敬忽思田園荒蕪治裝東歸知  
事公憐不能忘其情命工畫者繪為畫求善詩者賦成  
卷屬予叙於卷之端予謂昔卓去順萬里走海南為蘇長  
公作書郵公欲厚勞之去順但欲書歸來辭一篇他無所  
願也千古以為高誼今知事公無瓊瑰之贈而有渭陽之  
見仲敬之所好不過去順而已予故不以言辭也雖然萬  
里歸田此自食力忘乎世者之所能為也仲敬幸當強仕  
負才氣甘適茲土居山水之勝享田園之奉必曰某場某  
疆余昔所負耒耜也某水某溪余昔所垂竿也將終身焉  
但恐東帛箋之貢于丘園不得久於其所也若果能然余  
亦耄且病家有山田非凶歲可以無飢必將歸老於鄉計  
吳郡去括蒼不數郵放舟過錢塘尋公於括蒼山水間登  
皋舒嘯臨流賦詩以延桑榆之餘光不知果遂其願否耶  
於其行書以為叙

送潘子安歸沔陽序

國家運神武定西南夷雖遐荒之阨自古羈縻難治者  
靡不嚮化與中國無異武臣文職分布諸方初以沔陽潘  
公素有將材為雲南右衛指揮撫鎮有略軍民咸賴之洪



武二十三年其猶子子安自其鄉中來省侍焉人謂予曰  
子安將家子讀書明理俊其才而豐於詩凡日月風雨雲  
雷烟霞霧露霜雪之變山川林壑泉石澗谷巖巒之奇興  
夫草木花實昆蟲鳥獸之自適可喜可愕一形之於咏歌  
有若作者之風予得為斯文友尚一日出所為天游集示  
余諷讀再過其思親懷友忠國愛民屢見乎辭春容乎短  
章優游乎長篇澹焉而慮清坦焉而氣平令人有所興起  
非但一時撥捨於見聞留連光景之所為而已因往來黌  
舍相與講明正學子安益予多矣嘗謂予曰某三歲而孤

無所授教吾將省拜父而歸盡吾母養脫有不諱廬於墓  
側以讀遺書卒業而已未幾忽有以其母喪之訃來告子  
安辨慟欲絕告所往來即日治裝東歸吾儕之士吊賻於  
隕謂子安曰此天將降大任於子也所以行拂亂其所為  
者正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時也嘗聞之人未有  
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今子率富力強歸必盡其禮制積  
學有待以聖賢是希聖賢之道具於吾心聖賢之言布諸  
方冊愈窮而理愈精愈讀而義愈見子姑澁於詩而潤於  
學他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束帛歲一貢于丘園但恐



不得久於其廬矣於其行序而送之洪武二十五年五月朔日吳郡張某書于滇南學廨

寒江送別圖詩序

寒江送別圖者雲南諸士為其友臨濠吳彥禮氏東歸而作也雲南即古中慶

國朝內附最後迄今數年文恬武嬉夷俗嚮化中國之士來任是府州者斌斌然騷人才子故家右族以至於伎藝術數之流靡不臻集彥禮以其伯父任金齒衛指揮來省而因商焉得交雲南諸士間無乾餼失德之愆而有講學

輔仁之益未幾治裝東歸日所往來者祖餞於金馬山之陽又不忍別去倦倦有春樹暮雲之思命工畫者繪為圖以寓其情焉善賦詩者咸咏歌以繼之而屬予文以弁其端予謂人之所以講學而輔仁非友德無以助其於離別倦倦有不忍之情非親愛無以生友之所以致親愛者非徒在於寶器車服之贈予絃觴榘核之燕饗逸游笑談之追逐也其必有所主於其中者焉苟無所主則雖寶器車服之日至絃觴榘核之無厭逸遊笑談之不憚一旦臨小利害如毫髮許則反目不相顧掉臂不相引者比比然皆



是也今聞彥禮與人交一以義謙恭遜讓敬不少衰是皆有所主於其中者也苟有所主則非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皆可得而友也衆將與彥禮有愧不忍別之情也獨雲南我詩曰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則朋友之好篤神亦降之以和平之福也獨人情我及聞彥禮居鄉里為興罷之所復其家者若干人則彥禮之蒙上恩侈矣彥禮往來江湖交遊必衆更加擇其所交損益如聖人之言以勵其所主於中者將見德益修業益崇束帛篋以賁于丘園出而行所蘊以答

上恩之侈者有日矣予雖羸且病尚能拭目以俟滇池老漁張某序

### 送章教授東歸序

天下之事以緩而實急以輕而實重者學校也有民社之寄者熟不以土地甲兵賦稅民籍之屬為今所當先殊不知結人心固邦本明彝倫厚風教育人材立萬世太平之基學校之所自出其不緩且輕者甚較然矣

聖朝惟新雲南內附最後首以學校之不可緩也即以前御史金華章履善先生為雲南府學教授於斯時也夷俗



未化教道久施先生初蒞學登生徒數十員皆夷服方言  
罔知率教先生又得其里中故官有學者為之訓導因俗  
以善導之用夏以變化之日有就月有將漸磨薰蒸九載  
於斯學徒日廣稍知變其氣質養其德性發於文詞粲然  
可觀歲貢於太學者十人皆可與中國之徒並驅明年春  
先生將考績天官忽外艱之訃牒先生驚悼即解組綬衰  
毀踰禮告於所嘗往來即日治裝東歸雲南公卿士無不  
潔牲采盛饌醴為其先尊奠且勸以節哀保軀萬里之途  
時多瘴癘宜且緩菑先生泣曰吾親老不能奉甘旨病不

能進湯劑歿不能臨其尸歛不能手其衾祭不能奠其棺  
寔不能築其壙抱終天之憾天地一罪人耳倚閭之親今  
亦八褒設有不諱罪當何加吾又奚暇顧瘴塗耶即以撲  
馬布裘鞍轡戒道將行吾儕之士偕餞於金馬山之陽又  
祖奠且為先生解曰嚮使先生歸鄉里不離膝下朝夕具  
甘旨不廢溫清先尊或有所不樂今子在萬里以平昔稽  
古之學教化夷方使人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不負朝  
廷以學校為重且急之美意先尊訃至吊且奠者以千計  
俾先尊之德譽揚於西南則先尊於冥冥其喜有勝於鄉



里者矣他日服闋朝 京必將大用以顯其親又不止譽  
於西南也吾儕之士咸為咏歌詩以解先生之憾命次第  
其說以弁千篇端洪武二十四年歲在辛未十月朔日滇  
池老漁張某序

三友軒詩序

大理為雲南大郡景侯某自成均生以未能出為郡同知  
三年政平訟理夷民嚮化乃闢軒於私第為燕修之所植  
梅竹松於前楹曰顏其楣曰三友大夫士歌詩盈卷俾予  
一言以弁於端予以世之三友名其齋居者何多耶未有

以復於景侯也及侯來署布政司理問官時得接論餘於  
幕下知侯乃周於德者也非泛泛之玩物適情以自名者而  
已孟軻氏有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其  
同類而親同氣而求非苟相娛好而已夫以松之抱貞固  
之材竹之負勁直之節梅之稟潔白之姿三者在人誠難  
得也非周于德者其能然哉今景侯才氣充足無淺露之  
習若無異於衆者至其臨利害遇事變則其蘊于內者恪  
焉不可移措諸外者毅焉不可奪譬諸三物居三時與萬



萬草木無以殊者及其隆冬盛寒冰雪交攻然後翹然而  
獨秀皎然而獨立潔然而獨舒豈若凡卉凋落者可同語  
耶孰曰侯之不可與交歟孰曰大夫士之歌詠為溢美歟  
雖然自徂徠之松新甫之柏見之於頌而後世之取材者  
不復有也自綠竹漪之墓門有梅見之於風而後世之美  
刺者不復得也夫詩豈徒留連光景嘲弄風月而已哉其  
有關於風教可興可觀感發懲創非他教之可及也今侯  
功業未艾歌謠未已脫採詩者貢之於上列之樂官將表  
襮于世矣故不辭而為之序云

送王子安詩序

嘗讀韋應物詩云別離從何生乃在親愛中此道人情甚  
難予在京師獲交王公子安子安閎閎名家善士也循  
循雅飭讀書明理今附馬都尉公乃其從兄弟子安聞母  
之喪自淮而抵京師曲盡禮制京師之善士無不與  
子安友者遇予傾蓋如平生歡往來未幾起發多矣一日  
忽告別歸淮素與友者不能無應物之情是蓋子安乃天  
下善士故能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善為未足又頌詩讀書  
以尚友乎於其行吾儕其能忘情乎惟其交情於離別為



尤切不賴咏歌以發之則又安能盡其倦之不忘之情乎  
發乎情止乎理義亦古風人之遺意也遂於燕集之頃以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平聲字為韻各賦五言律詩一  
首以道其情烏尚期為後會一也滇池老漁張某序

書退逸居士傳後

退逸居士傳者吳郡金君德儒為其友顧仲昭氏之所著  
也仲昭隱居行義於陳川之上晚年家業既成子孫蕃衍  
婚娶既畢所奉咸具乃知止知足歛焉退處以就安逸日  
率其子若孫奉其高年之母曲盡孝敬歲時慶賀拜起進

止無不合度綵衣襴斑燕喜盈堂其退處安逸可謂適矣  
因自號曰退逸居士夫進退行之常也進勞退逸勢必至  
也所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非行義之君子其孰能之進  
退一於義則其或勞或逸無不宜也今仲昭少而進老而  
退安乎其居樂乎其業以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謂之非  
義可乎雖然君子所行無逸未嘗不以懈墮荒寧為戒勤  
勵不息自強仲昭之逸得矣必能戒飾其子若孫虔恭祇  
懼孜孜為善使慶綿衍於無窮則其逸也亦有待矣至若  
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必不在顧門也德儒發



明退逸之義為詳故不復贅姑書此於卷末而歸之吳郡  
張道識

書東吳劬生傳後

東吳劬生予友金君德進所自號也東吳劬生傳亦德進  
所自著也德進名玖世居蘇自少穎悟克志于學在鄉校  
較藝每揭曉必居諸生右咸敬畏之期日他日遇良有司  
必中首選尋兵興數十年科舉雖得不廢在上之人則不  
以此為得人德進故不屑為也後為長洲縣庠甫里書院  
兩學校訓導遂益粹樞於學世變退而隱居教授闢一軒

於所居之側曰葵軒非弔喪問疾憂患故無時刻去是軒  
每省定奉滄隨暇必披卷搜籍懷之與諸生講求聖賢之  
道毋少怠有所得於中則欣然浩歌迨不知寒暑之易候  
飢凍之切身也其為歌詩則風韻如唐為辭賦則清新如  
騷為古文則馳騁如漢投之所向輒有可觀其志可謂劬  
矣故獨恠德進劬益久學益富名益彰而貧益甚不知天  
果何如耶尚使德進稍降其心志言合于俗行同於衆朝  
焉而奔趨暮焉而承伺則亦必顯用其貧不至於如今若  
是也然世之麗其冠衣美其饌食華車而徐步廣廈而安



居生無益死無聞者何限也今德進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果孰得而孰失哉予與德進其里同其藝同其志又同其貧亦無以異故伏讀其所為傳不能不有感也蓋人定勝天豈能終困德進哉孟軻氏不云乎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德進其尚勉之哉三復其傳不能無一言以復於德進也故題其後而歸之

南湖草堂讌集詩引

去城二十里而近名陸涇之東陸伯祥氏居焉有堂曰南湖草堂適客於堂得遠喧而澄慮勵所願學焉洪武丙辰春二月大梁社君伯康婁東孫君惟學來謁適於堂會陸君振文傅君子雨同在茗讌時風日媚麗樹木敷華林禽變聲沙鳥來狎乃相與舉群經諸史有積疑者論而通之諸君之所近著而商之疊々忘勞所啓多矣伯祥遂命觴促席有序有儀辯益雍而能和飲雖多而不亂不覺日之夕矣繼以焚膏啜茗彈琴沖襟洒然各有睽離之意充然若有得也乃誦老杜心清焚妙香之句因以為韻各賦



詩一首詩成疲已久矣陸漸供茗張收焚香嗚呼適久孱弱抱痾弱事易感每靜而思故交同志相次物故其所存者多流離旅寓無異晨星莫不嗷然扼腕久而不能自已燕處草堂或聞客至所謂空谷足音欣然而喜者也而况二三友者皆遠所敬畏而願見者乎回謂二三友者得安然於田里而又不廢文墨如此又不可不知造物者之所就也苟荒居而逸遊肆志而怠身則將自廢其所就已自取其所禍已也自今已往凡有論著願相與訂正以率焉諸君曰然遂書於燕集詩之端以為序云

書志樂軒記後

孝友良知良能性分之固有非外鑠也人唯不能性其性又不能性其習則於固有者若強使之然一有不能盡之者人皆以為難必暴白之以為天下勸此忠臣孝子傳記之垂於世者不可少也今觀吾友金君德儒為其友顧君記其所謂樂志軒者蓋美其養親能樂其心不違其志也其所以厚人倫敦薄俗豈溢辭哉予亦嘗聞顧君居堞川之上兄弟三人曰景仁景德景道者曲盡孝友不唯養親盡口體之奉必欲養親之志為庶幾焉可謂能事其親矣



然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窮已唯事親之情有不可紀極焉  
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如馨叟底豫而天下然  
後知舜之大繼志述事而後知武王周公之達若曾參可  
謂能養其志矣而孟軻氏不過曰可也豈以曾子之養為  
有餘哉昔呂希哲有言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未免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三子者  
能因其言而感發焉亦足以深其無紀極之情也夫洪武  
辛酉十月朔吳郡張遠識

書送姚廷應詩卷後

嘗讀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論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  
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是故以不治治  
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竊讀而疑之則是聖  
王之治不足以一視同仁焉近舉遠也聖人之視天下無  
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變化之俗今夷狄果禽獸之形歟  
抑亦如人之耳鼻目口心知百體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  
之人欣果如人則是之於三綱五常凡為入之道未嘗無  
知也特以稟於愚濁徂於習俗故有所昧於常耳豈必一  
一皆下愚不可移之入哉謂之治化有淺深遲速如七年



即我必世後仁之不同則可謂之治有所不及養有所不  
贍如四海之廣不能使少者皆衣帛食肉則可謂之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之則有所未聞也故曰用夏變夷又曰東  
征西怨南征北怨何哉王者之治必可行於夷狄彼亦知  
王者之善治欲去暴而趨仁也然則君子之處夷狄當如  
之何蓋亦曰素夷狄行乎夷狄謂其見在夷狄之中而必  
以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而弗失也今觀吳興姚公靜  
齋甫之為雲南布政司經歷適渭北張公自叅政陞陞而  
為左布政使公乃月山先生之嗣先生擢魏科登顯要其  
學著乎北南平居澹如躬行實踐日以五經私淑後進薰  
其德業者皆為當世名士故學之淵源有所自二公之蒞  
司存當國朝內附之初夷民罔知維新之政斯亦難能也  
二公皆本於平昔明體適用之學措之政事一以承宣之  
功一以贊畫之能不急以形不貸以法明王者之政以治  
之明王者之道以教之繩糾百司各勵乃職正所謂伯氏  
吹壎仲氏吹篪同心協律以輔成治道九年之間夷民咸  
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趨事赴功而樂於嚮化茲非治化  
可行之驗歟經歷公今將考績



天官必登重任以其所能大其勲業顯諸竹帛也不難矣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經歷公有烏雲南大夫士咸為  
歌詩以餞公裝潢成卷吳郡張適書其卷尾如此云

書棠竹並慶圖卷尾

右棠竹並慶圖一卷古渝州鄧公文載所藏也文載家植  
棠而枝生連理植竹自四節以上分為兩竿又九節併為  
一時人皆以為禎祥之徵工畫者繪為圖大夫士咸為詩  
文以紀咏之並慶之所以名也余觀古禎祥之應非偶然  
也必有可徵之實斯足以為慶矣苟人事之不脩無以致  
天地之和是無其實也而異物之生則不謂之祥矣昔孟  
昶之於蜀李煜之南唐其地若鳳芝嘉禾瑞麥時或出之  
久亦不能圖存若是者亦果謂之祥乎故曰麟之出不待  
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今觀文載當

國朝太平之日車書混同海外咸貢而能以孝友行於家  
仁愛及於物積學益修貨藥濟世其種德非一日矣天其  
以是表其禎祥者殆將有實也又聞文載家遭其隣有鬱  
敗之難至其家則反風滅火天之所佑率多類此今文載  
年已八袞餘矣子孫斌斌讀書以變氣質貨藥以為生業



則並慶為足徵也畫圖亦非也大夫士之紀咏非虛語也  
余來渝州文載邀余至其家出此卷以求言辭弗獲故書  
此於卷末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二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雪航記

蘇有沙湖去城不三十里而近湖之北匯流而清凡數涇  
迤邐與楊城湖會唯蕭涇縈紆而入勢若蜿蜒當數曲之  
西里人張公築室居焉公素饒於貲而罹兵燬曰永字大  
年者族之佳子弟也生而秀朗不事華麗種學積文喜從  
儒先君子遊平居申申未嘗釋卷因取所居之水滸闢屋  
三楹為進修之所高不踰丈廣如之長則通三楹若一不



加雕飾朽以丹堊三面流水其前則鳧鷖鷗駕鵝鴻匹  
之屬聯飛而共浴左右則菡萏芙蓉蒲葦蘋蓼之彙或榮  
而或穉風春露秋烟朝月夕調々爲刀々爲各自爲聲而  
飛者鳴者亦各自適焉登乎是者曠乎憑虛恍乎空明儼  
乎如過山陰泛剡溪而不知清氣之襲體幽境之奪眸大  
年奉親之暇書于斯曰顏其楮曰雪航彭城錢公伯行爲  
書以揭之而屬余爲記久之未有以復於大年也歲年云  
暮快雪時晴大年宴余於航酒半開窓睇遠因謂大年曰  
彼從流而下上者舟師冒嚴寒披冰霰手胼而足胝勞筋

而餒膚風水相爭則檣傾舵推又暝且暮不得抵所止彼  
非不知其艱且勞也而往來無時或息非迫於事役則急  
壟斷而登者是真所謂雪航其危我哉而子方偃息乎茲  
軒咏歌乎詞章厭餒乎殺觴上以事親旨甘之無違下以  
妻子衣食之甚給無行役之勞羈旅之感曷亦知夫造物  
者之所就上之人治澤之所侈耶

空結語

### 棣鄂軒記

余友練公升伯性篤孝友買田築室於吳東門葑水之南  
曰尹山與弟叔厚躬勤稼穡以父章甫翁安享榮養燕處



有堂讀書有軒平居怡々手不釋卷昆季問辯若嚴師友  
人咸稱二難焉不意變故叔厚早世升伯哀不自已若失  
手足歛埋喪祭悉遵禮制且延碩師以訓其息日登讀書  
之軒習焉若見弟於簡牘之次食焉若見弟於几席之間  
游焉息焉若見弟徜徉而咏嘯也曰名其軒曰棣鄂蓋讀  
詩有感志不忘也屬余為記未有以復竊謂升伯篤學兄  
弟交愛彝倫分內外事爾及久之存歿一志彌篤彌謹遭  
變而不失常叔世之士所難能者則宜暴白之非過也諛  
也余嘗謂讀詩至棠棣而友愛之心不油然而興者殆無  
兄弟心者也何哉蓋周公遭管蔡之後其作詩志切而情  
哀委曲漸次說盡人情始以常棣之華鄂然而外見豈不  
韡々乎以興凡今之人豈有如兄弟乎其死喪急難闐闐  
之事唯兄弟相求而相救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  
已至於有飲食燕享妻子之樂使兄弟不具而不合亦安  
能自享而久樂讀之則兄弟之愛有不期然而然者未復  
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旨哉斯言誠能知其當然而實從  
事如此庶乎足以盡其道非持名之而已也今升伯既全  
友愛於平時又追思於既歿易忘之日誨育其息日漸成



立是能不死其弟非究而啻之知其當然能若是乎詩之  
教足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非升伯醇篤善學其能然  
乎舉世以妻子外人之惑而薄其分形連氣之親與少年  
詭、咲語游戲征逐而移其手足同體之愛一聞言之行  
異好之奪視兄弟如仇敵者衆也若升伯真足以敦薄俗  
而厚倫教我余可靳於言乎曩余得納交於章甫翁奉嚴  
府君定省溫清生事死葬競、自盡嘗命二子從東陽沈  
先生伯熙學詩經先生於聖賢之事業天理民彝之懿詩  
書制度之詳不倦為諸生發則升伯內有過庭之訓外得  
師友之嚴其德器之成厥有自我更期升伯訓子若姪屏  
其一切浮靡之習責其踐履篤實之效非徒訟說而已則  
他日常棣益韡、而光明而軒益翬、而崇高家業久而  
益盛子孫久而益昌矣余與升伯同出東陽先生之門故  
不辭而記之升伯以余言為然乎若然則書置軒之壁或  
足以為薄俗之勸或足以勵其子若姪也夫洪武十一年  
十二月望日張甘白記

省身齋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者也身之所以可並為三才者莫



不有自治之功也而所以自治其身者不以聖賢之學誠  
切自勵安能窮理盡性正己正人措天下之事立天下之  
功而可以與天地參也哉此康侯之所以慕乎子曾子吾  
日三省吾身之戒而取以名其齋居者也侯嘗命遠敷其  
說適何足以知之然有不可得而辭者豈終無復於侯已  
乎夫曾子之學誠薦而用心於內故動必求之於身觀其  
述聖人之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則  
格致誠正者皆修身之功舉而措之國家天下皆修身之  
效非其平日忠信傳習省察不息積久之功安能得聖人

之道若是其真切也哉然則侯名其齋朝夕自勵可謂得  
大賢之學矣今侯自庠序入太學累登樞要遂忝議廣西  
布政司凡所履歷皆推誠薦自治之學見之事業適以猥  
鄙從事幕下以適所見而知之微之侯自省其身足以見  
其希賢之學非人所易及者廣西為大藩翰民多梗化庶  
政甚夥侯剴繁治劇克盡己力事無不當恢々乎有餘力  
若庖丁之解以中肯綮若造父之御以範馳驅至於同僚  
之相承上下之酬應人民之衆屬吏之卑樞機所發一以  
自信退食之暇登省身齋凡聖經賢傳圖史百家之學以



至古今之律無不被閱研討以習其所舊聞以益其所新  
得非忠信傳習得於大賢之學者能如是即歷觀大臣事  
君未有不先自治而能事君者聖人嘗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傳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然則侯  
之省身得為政之要所以任方面理大藩可以並立於天  
地而為三才者無愧矣至於功業勒諸禹彝書諸竹帛又  
皆分內事耳侯名濟字汝禕世為華州蒲城人吳郡張適  
記

川上草堂記

蘇人程萬里氏僑居於重慶城外當川江之上屋覆以茅不  
尚丹堊不愧朴陋聚書數千卷遇儒先君子不憚講習因  
頽其堂曰川上草堂洪武庚午歲余過川上抵重慶藏舟  
沙上萬里邀余過草堂留信宿出書數卷余不厭其問之  
勤而未嘗吝之敢畧也間謂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誌堂  
俾朝夕不忘耶余辭弗獲因謂萬里曰子僑居川上屋無  
華靡而長幼心安糲食而無餒粗衣而無寒子知其所自  
乎方今奄有四海百蠻效順  
聖工宵衣旰食一日二日萬機無非無海內外一視同仁



恩澤溥被無匹夫匹婦之不及子之去鄉里獨居此邦凡  
居處  
上德之侈也其可忘耶子當慎若心勵若行安若業凡役  
於其上者勤事而赴功以樂  
上德之侈可也君子之所貴者有大中至正之道則無適  
而不可處乎世故曰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  
謂其見在貧賤患難之中而能守中正之道而不失也君  
子之自處如斯而已矣子以余言為何如萬里曰子之言  
不煩以規益者也願書堂壁以自警

獨柏軒記

金華章履善先生由御史出為雲南府學教授學宮東偏  
為教授廳事昔植嘉木甚夥兵燹餘無子遺獨一柏端然  
特秀先生闢軒與柏相向進修於其所顏其楮曰獨柏一  
時名公鉅筆多所記述先生復命適為之辭適又無以復  
於先生一日燕先生之軒因謂先生曰凡物以罕則貴產  
之得其所則壽得人而表章之則顯適來雲南行萬山中  
松柏之植何啻千萬億計以其郊於通達也匠氏以求之  
斧斤以伐之旦旦以斷之昏暮以處之無虛日也或榱焉



或稱焉或薪焉或梁棟焉間有奇特秀拔歸然獨存者又  
無人以表章之則其為凡植也宜矣今是栢也孤立於庠  
序之宮蔓延於禮義之地朝有詩書之音夕有揖遜之習  
匠氏所不尋斧斤所不加又取之以顯其軒則貴也壽也  
而且顯也視彼千萬億計雖多亦奚以為也今先生出自  
御史一時同簪象冠者皆有他故獨先生膺選典教雲南  
郡庠當內附之初夷俗罔知嚮化先生用夏變夷務以教  
道結人心懷之為諸生敷陳聖人之道而聖人之道莫不  
有當然不易之理不可須臾離者故先生居是軒曰戒慎  
恐懼其不睹不聞知其微之顯隱之見功夫切之於慎獨  
士子來遊來歌於泮宮者斌之為服先生之教隨時事莫  
不持守省察以慎其獨而求至於聖人之道歲貢太學者  
出色於四方然則先生之教行乎夷方也不特此邦人里  
士過先生之廬指其軒曰是先生進修之所曰獨栢者莫  
不起敬咸謂先生貴焉壽焉而且顯焉先生一栢也栢一  
先生也若然則可謂二栢矣今而曰獨栢何哉於是命酒  
大噉相顧甚樂先生命書其辭于壁以為記洪武庚午歲  
九月朔日吳郡張適書于滇池漁舍



雲松軒記

物之有濟於世者君子嘗取以喻夫人是故礪之於金舟  
楫於川霖雨於旱以至酒必於麴藥羹必於鹽梅取喻之  
而不已焉以其舍乎此則不能以濟乎彼也巴渝陳德昭  
氏年少嗜學喜從儒先君子遊闢一軒為進修之所君子  
顏之曰雲松夫雲山澤之氣也起於膚寸漸而尋尺盤礴  
乎澗壑棲遲乎林莽及其龍之興也奮然相從油然變化  
為霖為雨潤乎焦枯遍乎八紘有不難者矣松山澤之材  
也自根株之弱芽蘖之微培以土地潤以雨露歲月以養

之冰霜以堅之凌乎霄漢吟乎天風匠石一顧是斲是遷  
為棟為梁登乎廟堂以成大廈有必不捨也今德昭以才  
幹為布政司承差將考滿以赴

天官是蓋膚寸而積之以至於霖澤萌蘖而養之以至於  
梁棟在乎積累其功業而已然功之積也非潔白一心道  
遠物表涵養有素貞固節操者不能也德昭必勉之庶不  
負君子之期名軒之義雲兮松兮在子而不在物也洪武  
二十六年四月十日滇池老漁張遠記

異瓜記



凡物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產之或異於類者必鍾至和之氣而和氣之召非人事之修則亦不能致其感而鍾于物也歷觀自古人事之修而召二氣之和者君子必書之若麒麟之出鳳凰之見禾生九穗麥秀兩歧不一書之足以見有國家者至治之氣太平之象有足徵焉者斯可謂之祥矣其有不待人事之修而致然者則不謂之祥也故曰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余友陸公謹慎言人也為余言余公氏之為馬龍州吏目署僻處方民罔嚮化兵燹之餘百廢未興公慎乃職以佐州治數年間

政平民和上下安分自公退食委蛇自如不待學圃而躬自樹植家人微役毋敢憚勞故嘉蔬盈畦生意滿目今年植瓜數千百莪而所產皆兩實同蒂纍纍可觀人皆以為祥多詠歌以美之者顧予一言以旌之適嘗讀史至李煜之於南唐孟昶之於蜀以蕞爾之地而當南北紛爭嘉禎奇瑞不一而見久不能畜存何哉瑞物之生必有可應之實斯足為祥也不然鮮有不有為妖者矣今余公當大明維新瀕海內外罔不臣妾雖百蠻之地古多羈縻者莫不嚮化而余公之佐州以一心之和以致生民之咸和是有



其實也異瓜之產於家其亦一家和氣之應也歟在易家人風自火內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德業之著於外由乎言行之謹於內也余公之理家治民如此則其心身之學從可知矣異物之表於家亦宜矣他日寄大任而樹大勲非公其誰歟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三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說

說將贈鄭醫士

予友李公某為桂林右衛指揮嘗得於其醫士鄭景川者起其危篤之疾丐予言以為贈余以公為將官因謂之曰若知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者乎將者繫天下之安危者也將不良不足以用兵兵不善用不足以制敵故善用兵者得敵之情者勝得地之利者勝得廟算之多者勝得士卒之心者勝知彼知己者勝攻守適宜者勝使愚使貪使



智使勇者勝行列之整紀律之嚴者勝然兵尤不貴遲巧也拙速為上尤不尚窮黷也勝敵則已知此則為將之良者也若為醫則人身之存亡寄焉醫不良不善用藥不善用不足以起疾果能知風寒暑濕陰陽虛實如得敵之情知其臟之疾用其臟之劑如得地之利博采岐黃倉扁之論以治疾如得廟算之多知藥性之寒溫而善用之如得士卒之心知病由來知藥之必勝如知彼知己或補或瀉如攻守之適宜或正治或逆治或從治之各有其法如使愚使貪使智使勇君臣佐使之分明炮灸泡蒸之法備如行列之整紀律之嚴用瞑眩之劑而不在稽疑如不尚遲巧貴乎拙速中病則已不宜盡劑藥以驅之食以補之如不尚窮黷若是則豈非醫之良也哉余來廣右嘗聞景川世業醫讀難素之書而能明其道往來鄉里活人之功為多故造謁者戶屢常滿更當用藥如用兵如此則其活人又不可勝計也史稱活千人者子孫當封陰德之報如享鼓影嚮景川其尚勉之

梅夢說

吳有士曰沈士敬雅嗜古退食自公優游清事顏寢齋為



梅花清夢來求說於余。曰子之夢誠然耶將假辭以顏  
齋耶誠然則梅果何自而見耶亦果何所形耶子果何自  
而往耶亦果何所來耶不知梅之夢於子耶子之夢于梅  
耶且幽冥之間俄頃之際前不知後彼不知此未可以梅  
為真梅也亦未可以我為真我也為真梅是未知忘物也  
為真我是未知忘我也梅我既忘覺夢俱幻有何所謂名  
齋又何以說為我士敬曰不然華胥之能遊巖穴之惟肖  
彼因有所慮也余好梅凡在空谷遠岫窮溪絕壑水涯林  
際水風雪雨樂觀之弗倦或得贖置庭下酌酒啜茗焚香  
賦詩相對自樂其樂也心誠愛之則神亦常交於夢爾余  
曰噫吁嘻子之樂夫梅而夢亦因也抑亦知夢飲酒者旦  
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乎故覺夢之事有殊而樂悲  
之情有別烏知乎子之夢不異於旦之樂而樂有足悲乎  
苟悟此則視世間是非得失富貴貧賤成敗生死皆不足  
以動於中吾將與子朝與天遊暮與神馳逍遙卒歲其樂  
無涯

說舟贈陸振文

余友陸振文以鳳陽府倉官丁外艱歸吳服闋起復將之



京其嘗所往來俎肉觴酒偕送於湖之壩艤舟於斫行酒  
於亭三爵振文謂余曰能無一言以識別余久病且衰不  
能與振文周旋於鄉於其行可靳於言即因指艤斫之舟  
曰若知是之濟於世乎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  
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必其材之良工之精斯可為  
矣虛其中無所不容堅緻乎外無浸淫乎內斯為美矣然  
而職於舟者隨取而用不可一不完也欲行而仗以力欲  
止而賴以技能無篙乎水風相遭逆艱於前能無櫓乎順  
流正風瞬息千里能無帆乎轉摺由道窒不順宜能無舵  
乎怒颶驚濤進止俱厄能無鉅乎當止而艤漂泊無向能  
無纜乎凡若是者皆舟所不能無而賴以為用者也一不  
備其能濟不通以利天下乎我振文方歷仕途其素所培  
殖錚礪學業嘗明體而適用矣必也其中虛然萬善皆容  
恭謹乎外毋變乎內類乎舟之材良而工精以義為篙止  
行適且也以智為櫓當艱易進也以材能為帆千里一瞬  
也以律為舵委曲順道也以權變為鉅易危以安也以恬  
靜為纜知有所退止也是其中之所有又類其器之完則  
振文豈不天下之能官耶今將解纜乎湖壩渡乎川游乎



江蟻乎上國有未知其復何所適也然而職于舟者無一  
不備則其長江大川瞿塘灩澦南滇北洋鯨波鱷流可怪  
可怖將濟之如坦陸飄乎蓬乎莫之能禦矣昔商之  
賢君託物以喻望臣納誨曰若濟臣川用汝作舟楫抑有  
見於斯歟振文行矣余雖病且衰尚能拭目以俟於下方  
衆皆曰然遂書以贈其行洪武十年十二月七日句吳張  
適在南湖草堂書

思昭齋說

雲南布政司經歷金華張公一日謂適曰予失怙恃自處

不敢後於常人嘗於冢山之私第東偏闢齋為進修之所  
取內則之言顏其楣曰思昭朝夕惕勵惟恐善之弗為惡  
之弗去也予能言蓋為我敷其說適曰人之品君子小人  
而已君子小人之分善不善而已是故為善為君子為不  
善為小人雖大舜盜蹠之徒不過此焉分而已鷄鳴而起  
孳々為善與不善者其所以用心只在義與利之間也真  
知義之當為而誠欲為之乃所以為善真知利之當趨而  
必欲趨之乃所以為不善其好之必誠其行之必果非心  
有所主能若是乎當其為善也吾心存一念之誠思我之



親亦得一善名焉當其為不善也思我之親亦恥辱焉則  
為善去不善之心決矣真誠之發孰有過於其親哉非孝  
子仁人其孰能與於此今經歷公以儒業起家為雲南布  
政司幕官當大藩府臣贊承宣章、匪輕屬於司者府凡  
十六州若干縣若干內附數年異服異言之人民習俗既  
久未悉嚮化公長案牘日與物接千緒萬端非心一於至  
公無私安能好惡之得其當果於為善而去惡耶今乃其  
心惕然嘗自警省以父母為心則善去惡必誠必果而於  
為政也何有嗣茲以往功業有紀極雖大舜之徒不過若

此其過人遠矣竊嘗觀古孝子仁人之用心未嘗頃刻而  
忘父母是故一舉足而不敢行急所以道而不徑舟而不  
楫一出言而不敢弗謹所以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諸  
身古之人若樂正子者余獨於經歷公擬之孟子嘗稱之  
曰好善蓋以好善優於天下而况為魯國余是以知公之  
思貽則必日聞善言日行善事豈止優於政司一幕官而  
已他日居廟堂為天下之事業其在於公也故敷其說以  
復於公如此云

鳳鳶論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凡有知覺運動藝植甲析飛躍潛  
流無非物唯人則為萬物之靈其皆必有出乎其類拔乎  
其萃者存乎其間木者吾知有榘楠焉則樗櫟之材不足  
取也鱗者吾知其有龍焉則鱣鮪之屬何足論也毛者吾  
知其有麟焉則虎豹之族何足數也人者吾知其有君子  
焉則斗筭小人何足美也豈特羽族之有鳳與鸞哉鳳為  
神鳥而鸞為鷲禽其不可同日而語者也且羽族三百六  
十而鳳為長羽儀之不凡鳴音之不類其出之時又不同  
所謂出乎類而拔乎萃者也是故非至治之世不見非文

明之時不出蕭韶九成則鳳凰來儀蓋其五色絢爛覽德  
輝而下噤々喑々以鳴太平至治之盛豈若林々總々諸  
凡羽族然若鸞則似鷗而小鷲物也雖嘗於魚躍之對蓋  
一時之所見偶合於道化自然之機而詠於詩耳非特美  
其為物也其為羽也借風而能高其為食也攘攫而能飽  
張目奮爪窺人不避則竊取之飲而無厭鮮有不疾而欲  
殺之者也然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栖故常飢而無依  
見之者未有不以為凡鳥碧鷄也豈若鸞之鷲而常飽哉  
愚是以益知君子小人之所辯也榘楠龍麟之異類也雖



然凡物囿天地之間皆得陰陽之氣以生天不以鳳而不  
生鳶猶人不以君子而不生小人然鳶之與小人嘗多雖  
至盛之世不能使之無也在易有之陰數三十而陽數二  
十有五其多寡而不可無者亦理之然歟或曰予以鳶方  
小人小人之生亦如鳶之一定而不可移曰非然也人靈  
於萬物小人習與性成其知覺運動若與鳶無異也至於  
五性之粹然豈物之可方哉其遷善改過則亦君子之歸  
矣愚獨謂鳳之出處類乎君子鳶之鷲悍類乎小人作鳳  
鳶論

戒耗

吳有饒於貨者積於家無計不足容乃易以貨若犀象珠  
玉大貝之屬既盈庫復叙歷代先民奇跡若合作亦不以  
貨較有以唐李成山水畫且小幀謂曰昔成所製不多而  
製必精絕成將卒又構己之跡皆付之火故世為最罕米  
南宮嘗作無季論此蓋其僅有者其遭皆不世之士其直  
皆不費之貨吳之有貨者不較易之表以牙籤韜以錦綺  
燕樂賓客遇風日明豁展對誇美語人曰若山非他積墨  
可擬也若水非他運筆可比也若樹若雲又豈他人所可



彷彿我人然則喜而常與燕玩不然則終身弗與見也或時晦明而暑雜強以勢力亦不肯出或已有不豫出一展翫則怡然自忘嘗戒其子曰此世之珍也他若象犀珠玉大貝之屬皆世所嘗有者此豈可常我寧廢其所嘗有而不可廢吾之所不嘗有也寶之戒之及卒其子頗好儒與湖海士游一日有鑒書畫博士謁門博士嘗仕文宗朝凡古今名筆覽博而辯精亦聞其藏所謂成画求覽焉其子初艱之終亦有不留意物之留故出之博士曰贗也奚為人所欺也欺之一時者有矣未有欺之其久且信也示之曰若斯成非斯也若彼行非彼也觀者莫不皆訝其子信之而其辯未廣他日求售於他饒贖者復得其原直君子曰嗚呼世之人以魚目為夜明以砥夫為瓊瑤寶之終身而不悞悟若其所藏成筆者及其沒他人又求而寶重之則世若人者何少哉故著其說為戒者戒焉

題張長史草書春草帖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恠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彥蘆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彥蘆嘗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萃顏其堂曰春草適得此帖於他方



與名堂之義相符豈曰孝感而致是耶抑物各有遇而偶  
然耶他日有子若孫因斯帖也而思與帖符名則油然而  
興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為寶藏也

題趙文敏公千字文

趙文敏公書法之妙天下稱頌之蓋其資稟特異故所事  
精到其文若詩皆追邁前古與虞揭范楊不知孰先而孰  
後也而且精於音律當時已有在朝廷不得使公正雅樂  
之嘆世徒稱其善書豈非舉其小而掩其大者歟因觀陳  
彥廉氏所藏其行書千字文偶書

留別圖跋語

古人取友之道要必有所主不但玉帛杯酒宴遊之勤而  
已也何謂主敬是也故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苟無敬以  
主之而徒在於玉帛杯酒宴遊之勤則於富貴貧賤患難  
利害之際鮮有不變其所為者矣今觀廷幹與景文定交  
始而廷幹居官而景文未仕後景文在官而廷幹謫戍或  
叙或離數十年間歡如一日及其別也又命善畫者圖之  
以識繾綣之情焉其必有所主於其中歟苟有所主則雖  
百年猶一日也况數十年也哉若二公者亦可以為薄俗



之勸也夫

跋山水小幀

右山水平遠小幀傳者以為日本僧愚中所畫七言近體一首則先

靖江王為三山陳伯武氏題識其上伯武少讀書負才氣初以文學擢

靖江府為伴讀官能直言骨鯁不避權貴在府多所匡贊後改潞州學正以事連坐謫雲南為吏適王移鎮大理召見伯武故詩首以故人稱之而中以古人待之伯武雖在

卑賤遇事輒諫

王怒欲坐以法

先黔寧王為侯總兵時入曰得直臣如此可賀宜宥王色解伯武所為大率類此是以上下無不知伯武為直諫之士云嗚呼士君子抱負才氣其學明體適用不得已而韜晦耳苟與時遇必將匡輔馮翼以成其主之德豈肯詘已壞道患得患失阿諛苟從於人哉若伯武者其人也嚮使伯武稍抑其氣節其語言以徇於人必不至於擯斥如今困窮也雖然伯武處困窮氣益壯志益勵其進未易量也



他日居要位有直言顯者非伯武其誰歟伯武闕之三山人今自號為吏隱云滇池老漁張遜識

贈圓照山中庭講主傳衣講經偈引

夫經載道之器也道非經不傳經非講不明有經而能講則能明其道以覺後覺是經不可以不講也是故語言文字種、講說善總持者不必如是然其所以總持又非語言文字種、講說不足以發之是誠不可以偏廢也圓照山中、庭講師得黃梅正宗紹大休家業方便門開老婆心切暮春吉日傳衣講經種、為人演說何故唇鎗舌劍絮、叨、費力如是孟軻氏不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諸大善衆聞此演說淨深妙義闡然諭悟日造乎總持之地功德不可思議圓通沙門聞此善因歡喜讚歎各為偈言以贈之持屬甘白居士張適引於偈之端洪武二十六年歲癸酉二月十八日書於滇池漁舍

跋褚遂良小楷蘭亭

褚河南所書小楷取得法其位置結束形如大字然此帖又以右軍之法變小之愈見其妙如月映杯中雖大小不同而筆意且在習小楷者宜寶藏也張遜識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四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五

銘有叙

永思堂銘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康侯嘗作堂於私第之東偏顏其楣曰永思蓋志不忘其親之謂也前國子助教清江聶鉉嘗為之記矣侯復命適亦敷其義適嘗讀詩至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啣恤入則靡至則人子於親沒之後其出也中心銜憂入也若無所歸抱終天之感者何如其心也今侯自少而孤母夫人鞠育至於成立又二



十五年而夫人亦卒及得厚祿欲養其親而親弗逮則侯之心又當何如耶安得而不致其思思安有時而可忘乎而况順德在躬本乎天性加以誠篤自治躬行實踐之學宜乎登斯堂也履霜露之降其心悽愴雨露之濡其心怵惕嘗若見於居處聞其咲語得其所樂所嗜儼然如親之在焉精誠之積昉饗交通吁侯之所思若是可謂無愧于名堂之義矣抑嘗論之人子於親昊天罔極欲報而無有窮也有一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雖聖門諸子或失於敬者有之或少溫潤之色者有之至若養志亦云難矣而孟軻氏止曰可也必如五十而慕而後知聖人之所以為大賢侯今以聖賢之學自希慕其必慎終如始勿少替懈將終身焉斯為至矣若夫措之功業傳之今古又皆本於順德而措之耳有不難能者是不待言也侯名濟字汝楫遷序其事復為之銘曰

維予有孝百行所先匪自外爍天理自然人少慕親壯慕則分色則少艾任則慕君維孝之大慕焉終身五十而慕此舜之聖養志亦難僅可未盡有雖直義或少溫潤其有能養或失於敬纖芥之微為終身病行孝之難惟曰可罄



孝我康侯聖賢是希克勵親孝戰兢自持主則能養沒則  
以思念孝不及其心孔悲風木蕭蕭寧有已時霜降雨濡  
淒愴怵惕居處笑語儼生之日盼饗交通誠思之積忠以  
事君推是順德昭茲名堂薄俗可易誰為作銘小生張道

敬思堂銘 有序

洪武二十五年冬西平侯沐公受命嗣鎮西南方文武  
僚屬暨軍士黎庶遐迩異族踊躍忻忭咸以先王恩威所  
及靡或有間夷方窅然十又餘載

聖天子復以胤侯為我損屏吾其永享侯餘恩數月侯益  
自惕勵精庶政克紹先烈燕居則披經閱史講古今政治  
得失疊々忘怠顏其堂曰敬思每朔望登僚佐諭所當行  
戒飭勸勉諄々嚮至又若曰昔我自先王祇受

皇上明命帥師振旅定茲夷土兢々業々恐弗克副重寄  
覃厥心罄厥慮慎乃敬德用康保民夷方率寧暇則講太  
極尚西銘以勵聖賢之學民咸感化粗知禮義予弗克肖  
無以嗣先德敢不作敬所以求似先人惟人厥心萬理所  
舍酬酢萬事而靡有遺失以其有當然之則思則得之不  
思弗得尚惟厥心主一無適懋敬紬繹庶得其理之當而



事為適宜是故日與物接莫切於視聽言動知其然必有  
所當然如視必思明聽必思聰言必思忠動必思恭非心  
至一能得其當然乎古先聖周公思兼三王施其四事有  
所不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其敬思  
亟行若是况非聖乎曷其柰何弗懋敬厥思尚賴羣佐或  
勵敬德以進我善道永保

皇上之休命吳郡張適預聞其說敬歎敬服遂述其意作  
敬思堂銘曰

人身宰心心官司思酬酢萬變孰綱孰維惟心舍理理必  
有則惟理制事事靡或失曷以燭理曷以致思至一無適  
正其冠衣尊其瞻視潛心精思理無不緻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理竭力行事詎弗濟惟我賢侯世德作求既嗣顯位  
久績前休爰作敬所毋敢或怠惺々警擗天君恒恭真積  
以思理詣其極措諸庶政夷方咸謐朝斯夕斯休惕戰兢  
如度短長如衡重輕常諭其屬咸慎敬德凡百在位各勵  
廼職始終弗渝德功日懋行帛鼎彝書銘不朽

謹飭齋銘 有序

扶風馬侯某漢伏波將軍之裔也生美質甫弱冠襲父廕



為昭信校尉虎賁衛百戶從大軍征雲南著奇績尋陞武  
略將軍錦衣衛千戶既立武功復修文德闢一室於京  
師之第東偏為進修之所顏其楣曰謹飭蓋取遠祖伏波  
訓諸子之辭也退食之暇讀書續學於是而不息焉且求  
儒先君子為文以發其義嗚呼侯方在妙齡乃奉之於祖  
訓如此則其積德累功無忝尔祖前後輝赫照耀史冊也  
不難矣吳郡張適嘉其志而為之銘曰

人有生三才一賢與愚並斯立性相近遠乃習眇爾軀欲  
紛集投若間抵乃隙頃微肆病隨襲日放曠就偷逸身靡  
修心弗格君子棄小人入維賢侯稟英特伏波裔世清白  
尚問學變氣質甫弱冠膺父職著武功進崇秩退食暇益  
修德遵祖訓謹而飭名齋居勵朝夕行有常戒毋忒謹能  
畏飭能一畏斯敬一毋僻內戒懼小心翼外端莊威儀抑  
克已私若勝敵理復明天麗日進不已造賢域龍伯高未  
難及與爾祖同輝赫勒鼎彝垂史冊我為銘天無斃

樂育齋銘 有序

河東張公士深僑滇陽城南隅以稽古之學淑諸後進取  
孟軻氏之語顏其齋居曰樂育吳郡張適為製銘曰



邊方師道久不立善人罕遇俗靡易蚩之所拘氣與習旦  
夕競趨唯貨植網理既昧獸乃跡誰其先覺乃超出張子  
城南草堂僻開門授徒似雲集中有俊秀與英特以善及  
之殊有益絳帳中居樂何及揭石齋楣天無教張生作銘  
隸諸壁洪武壬申初月七

孝思齋銘 有序

筠陽劉君椿年績學篤行不求炫於人謫居夷方交予甚  
謹暇日閱故篋得先人手澤一紙飲泣莫能讀因寶藏之  
時、瞻對若親之面焉顏其所居之齋曰孝思志不忘親

也吳郡張遠為製銘曰

仁之實順之德維民彝乃子職行所先為當力天罔極日  
不及唯君子誠自執生既盡歿猶一終靡忽遠無教雨露  
濡心焉陽霜露零中猶惻見乎位聞其息是若思誠可則  
惟劉君古是式在夙昔多孝績謫夷方受謹飭閱古篋得  
手澤莫能讀淚盈臆敬若神寶如璧時瞻視若親側惟劉  
君人罕識扁孝思書齋壁誰為銘張生遠

謝處士墓誌銘

昔在洪武癸丑友人謝徽卒余哭之累日迄今雖遠然或



見其詩文或人及之則惻然扼腕食時不能餐讀時則廢  
卷今年春徽弟恭忽以其巖父處士公之訃來告余驚悼  
而慟相對莫能仰視恭具狀處士之行以乞銘嗚呼余不  
能視一日之饒於而親以老人之老又無力恤其孤以幼  
人之幼愧吾亡友於地下多矣何敢復辭執筆以誌其墓  
也哉按處士諱某字某世為吳人大父某宗提刑司點檢  
父某有隱德母練氏子女七人處士其第五生而穎敏讀  
書不泥章句盡涉獵其大義性篤於孝友樂于為善事親  
從兄曲盡其道治心修身周至其功平居雖貧則不為富  
貴動人有患難則急於赴賑以道訓學者則循々善誘且  
巧於為藝尤工畫人物初吳儒林彥粟氏為女擇配而難  
其人得處士以賓友待林父子皆早世卒賴處士經紀其  
家於妻母生事死葬咸適其宜人多稱之生子三人女一  
人長徽博學有長子以詩經領鄉薦大明維新辟修元  
史書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有  
旨兼教功臣弟子員越二年擢吏部郎中辭蒙  
錫賚以歸尋辟國子學助教卒次日祐曰恭皆循々雅飾  
稱為儒家子而恭詩文尤俊麗徽娶周祐娶朱恭娶尤女



遠張祥孫男女四人皆幼處士生於至元戊申十月廿又  
七日享年七十洪武丁巳十月十八日以疾卒明年月日  
卜葬於吳縣靈巖鄉耕耘塢之原嗚呼處士生不得見設  
施於世而能蘊之於心身施之於家政所積者厚且享後  
人之祿養又復若此豈非命也夫豈非命也夫或者復期  
其昌在餘子與孫矣而處士不及見也哀哉銘曰  
天爵之修祿不報才藝之美貧所召積之已久後必耀子  
榮而天孰不悼天道杳邈胡可料吳山之陽有宅兆我銘  
貞石來者告

宋廷用壙誌銘

遠友陸振文一日以其妻兄宋君廷用之訃來告曰廷用  
客死于鳳陽其子鐔函其骨還矣葬有日廷用托交于子  
令老矣願一言以銘其壙嗚呼遠衰病尚忍執筆銘吾廷  
用之壙也哉然辭弗獲遂序而銘之按廷用諱圭姓宋氏  
世為吳人曾大父齡大父天澤父原英皆隱德父以醫鳴  
於時讀書礼士嘗訓其子曰吾家世鄭國常山景文郡公  
之裔雖隱顯有時汝當力學擢高第立功業效先世母祿  
祿為庸衆也延會稽趙先生本初授廷用以詩經學既成



值大明維新設科取士廷用登庚戌進士第拜承事郎  
監察御史改知漢州綿竹縣事丁外艱服除授太原府祁  
縣知縣以公誤黜未幾承

恩謫授陳州商水縣典史復因事當工役竟以疾卒嗚呼  
廷用為御史期不負所學臨事無懼知不卹言劾充翰林  
承旨危素等為不忠苟祿由是素等放居和州巡按江西  
山西常郡尤稱厥職及為綿竹撫綏凋翅民吏懷服祁俗  
尚訟蒞政之始道以礼義民和不爭鑿山渠以利灌溉田  
穀歲登民今賴之然多剛方忤物故或仕或黜而卒至於

斯可哀也矣可哀也矣廷用生於元癸酉年正月十有三  
日卒於洪武十六年六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一母張氏娶  
楊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鐔次鑑女一人善才下以是年  
八月十九日葬吳縣楊宋鄉從先人之兆銘曰  
嗚呼乎至生有美姿學以成之亦足以施又適以時竟止  
於斯嗚呼乎至

戴守中墓誌銘

戴某字守中一日得暴疾卒於家其兄敏中哀其生不得  
於年歿無聞於後乞銘於吳郡張適嗟乎適豈能以有聞



乎然與守中有一日雅則有不容辭者遂叙而銘之按守  
中先世居河南從宋南渡回家於吳高曾以下皆隱德弗  
輝其大父某躬勤稼穡家業益饒生子三人其仲子某即  
守中之父大父每旦躬率諸子耘耨隴上畢即課以書不  
使有一日怠以故其子能涉獵經史至於陰陽農圃方伎  
亦皆研究嘗邀過其家其母在堂時節慶賀兄弟三人  
率子若孫若干人森然列拜進觴稱壽繼之其和肅其  
敬可謂善族矣守中生而聰敏恭儉能敬承祖父之志朝  
耕而夜讀知治心修身當以飲食男女為要故切於此而  
致其禮焉孝悌行於家慈愛及於衆亦可謂善人矣方構  
一室於所居之北以為進修之所而奄忽以卒乃洪武丙  
寅八月日也可哀也矣可哀也矣守中生於甲寅歲月日  
享年三十有三母某氏娶某氏無子以兄敏中之子某為  
後卒之明年卜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嗚呼乎守中是為子之幽宮歲之百世而不可以終窮嗚  
呼乎守中

王耕雲庶母陳氏壙誌銘

代作

庶母諱景貞字靚軒姓陳氏世為越之上虞人先妣太原



郡夫人之妹也生而聰慧淋慎甫葬從先妣來歸我顯考  
閩國清獻公得接見以禦家事至若主中饋飲食衣服皆  
能代先妣之勞顯考仕先朝履歷中外吾兄弟三人曰昉  
曰睦曰畋蒙庶母慈育之恩居多及顯考棄我諸孤先妣  
居吳之賜第庶母奉先妣安事母甘脆之享晨昏定省無  
不得先妣之歡心至於罹兵燹避地入閩登涉險阻以貽  
先妣憂遂奄忽捐棄庶母哀臨弗少懈奉柩跋涉還吳以  
葬思慕至於終身焉可謂賢矣吾兄睦弟畋皆以物故昉  
幸得奉庶母歲時祭祀燕享登堂稱壽子女列拜堂下亦  
如先妣之存焉但恨昉兵餘處艱難備嘗不得効慈育之  
報於萬一豈勝愧哉洪武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享  
年八十有五初庶母生女一人曰錦奴蚤卒庶母不勝其  
哀顯考嘗指昉而喻之曰母憂也此即汝之子也昉感顯  
考之命哀庶母之逝其情何時忘耶其情何時忘耶卜以  
是年七月一日葬吳縣長洲鄉金井塢六原將葬昉為之  
銘曰

金井之原先妣是墳葬從於斯生死是依雖云無後貞珉  
不朽



故陳惟寅壙誌銘

處士諱汝秩字惟寅姓陳氏其先本蜀人遠祖蒙嘗登宋  
宣和進士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曾大父洽宗鄉貢進士  
大父公父徵皆有隱德父嘗從草廬吳先生學既卒業乃  
北上燕趙遍交當時名公鉅卿論天下事已而南還遂於  
吳卜居焉母江氏宗丞相古心之孫女也處士生而警敏  
剛介才氣過人早失怙能力貧以篤學工於詩文有古作  
者之風且嗜古凡前代名畫法書與今之合作心誠好之  
雖傾貲購得弗惜也與人論古今人物賢否治道興衰自  
夜至於曙弗怠也奉母夫人曲盡歡心與人交懇懇而有  
情

大明維新以人材聘至

京將大用辭以母老得歸田里正菑菽水以盡親餘年竟  
以疾卒<sup>不</sup>哀哉豈不哀哉處士生於天曆己巳十一月初  
四日卒於洪武乙丑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袁氏生  
男一人純女四人咸未娶嫁卜以是月六日丁酉葬吳縣  
雅宜山大墩之原從先人兆次友人張遙叙而銘之銘曰  
嗚呼乎惟寅豐其才而莫伸工其辭而益貧竟潛晦以終



身者將以發乎後昆也耶

李德輿墓誌銘

洪武十五年三月廿四日李公德輿客死于

京師其子績函其骨歸蘇將葬于吳縣長山鄉有日友人

僉謂德輿嘗托交于適也以書致其子病不能跣以請願

一言以銘其墓適辭弗獲遂叙而銘之公諱敬字德輿世

為吳縣安山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茂皆有隱德母陳

氏德輿生而穎悟過人嗜學不怠明詩經習舉子業及從

東陽沈先生伯熙番陽趙先生弘道遊益求為己日講天

人性命之理明體適用之學以躬行實踐為務學益充志

益篤嘗恨失怙奉母曲盡其孝族里咸敬之初父為陳贅

壻其外祖愛德輿之力學也養為己子遂姓陳後德輿知

義不可幡然歸李宗時人益重之吳縣令曾公禮延為鄉

校師未幾有以文學薦之吏部者

召至

京授承事郎肇慶府四會縣知縣廣民素稱難治到官一

以愛物為本剔奸去蠹三月民心翕然適隴邑寇起民多

奔亡公毅然禁止招輯寇尋拜民賴以安時有



旨有司歲終

朝 京以民敷上四會籍成而燬于寇及來

京以忤

旨問罪病時疫卒享年四十有八娶蔣氏子三人績績續  
績娶糜績娶蔣卜以四月六日葬吳縣長山鄉之原嗚呼  
德輿篤行人也在田會時嘗以書諭其子曰吾在家死孝  
出任死忠吾祿僅足於官弗克歸養朝夕念母迫切衷情  
吾素無積止有書數種可盡求售以供甘旨起居之間曲  
盡親志可也聞者無不感泣豈意至此而竟不得終養耶  
可哀也矣可哀也矣銘曰  
嗚呼德輿其止於斯耶人孰不有死而死為可悲耶有子  
紹祀百世必不尔墮耶

薛彥珙墓誌銘

彥珙諱珪姓薛氏世為蘇人其先居吳縣之薛村墅大父  
應祥徙居吳江縣之綺川至父谷謚以族益大業益饒彥  
珙其季子也生九歲而孤有令質知嚮學事其母與所生  
母一以孝敬與人交謙和而有禮故卓然成立克紹先業  
晚年闢居綺川上為進修之所曰冰壺秋月人多以冰壺



稱之居遠湖山時扁舟往來登臨嘯傲竟日忘返心胸豁  
然歲癸亥嬰疾喘疾越明年因事在

京獲譴併坐其家遷置和州而彥珙拘留潤之金山久之  
事竟又當併家謫雲南遇

恩釋還故彥珙在傾覆流離中而疾革矣洪武十七年歲  
甲子七月二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娶殷氏克相彥珙  
成家先彥珙二十三日卒子一人儀先彥珙卒于和州娶  
李氏三月而儀率女四人長德貞贅李鼎次德婉適鄒真  
小奴始十歲後彥珙十二日以哀毀成疾卒善奴尚幼卜

以是年九月十八日夫婦合葬于縣吳山先人飛次而歸  
儀之骨附焉初彥珙遣雲南時同行者多以疫癘死彥珙  
兩僕亦染疾癘氣方熾而彥珙親自扶持調藥煮粥晝夜  
不急及死復與棺歛函其骨歸人皆以義彥珙無不惜彥  
珙罹禍患之屢者不知福善禍淫天之報施果如何耶果  
如何耶雖然在顛沛中不得其死於異鄉者衆也彥珙夫  
婦得歸而率禮葬於先人地次亦可以無憾矣其兄瑛與  
其壻鼎以狀來乞銘曰

薛為著姓籍吳邑以善流慶久靡忒公生小孤志成立嚮



學慕義行母失晚年進修益以力放情丘壑類遺逸癸亥  
之冬偶嬰疾直以顛覆疾因革歲次甲子月在七朔後一  
日乃易簀賢配暨子先公卒後復有女死哀瘠善門胡為  
禡斯極天道報施邈難必吳山之陽先地側前坎後豐治  
玄宅藏百千載保終吉誰其銘之張子遠

故汪谷瑞妻陸氏壙誌銘

孺人姓陸氏諱妙清考諱福弼益齋世為姑蘇華胄之裔  
孺人自幼性端莊而柔婉勤于女紅長適宋進士汪遇龍  
之孫諱祥字谷瑞孺人克相天子孝于舅姑宗族咸稱之

谷瑞既卒孺人教子有成立家門不墜可謂賢矣生子男  
二人長曰都次曰郁女一人淋真適劉寶孫男五人曰振  
宗顯宗繼宗承宗紹宗孫女四人曰惠寧適全得惠靖適  
陳敬惠安適周鼎惠貞尚幼曾孫男二人福童勝童俱幼  
曾孫女一人淨貞孺人享年七十有四生於元之天曆戊  
辰四月初八日卒於大明歲在辛巳正月初六日卜是月  
壬午奉柩葬於長洲縣習義鄉上雉瀆之原郁以狀來乞  
銘遂為之銘曰

母儀備兮婦道崇昌家道兮厥胤隆玄堂既闈兮享祀無



窮

亡妻吳興沈氏壙誌銘

亡妻諱妙惠姓沈氏前江淞官醫提舉諱德輝之女提舉公世以醫鳴吳自其祖父起人之疾而不責其報吳人之蒙其惠者居多至提舉公業益精蒙其惠者益多人皆期其原於積必昌於後娶楊氏生夫人為第四女自幼及笄泝慧過人提舉公擇姆師以訓之讀書解義又博記古方之驗者事父母克孝婦張適不及事其姑事舅如事父礼夫黨唯謹適業儒不妄進取而夫人見富貴不羨而慕處貧賤不厭而憾也主中饋奉烝嘗舅歿盡哀祭能助適無內顧憂得率儒業以養其志者夫人之力也妯娌宗族咸稱其克婦乙未歲兵圍城積憂成疾卒乃七月十三日也及城內附適先隴為盜所毀適又以儒士起至京授奉議大夫工部水部郎中未幾以不材放歸田里欲別營地以葬未遂洪武十八年歲乙丑仍卜先隴兆次得食墨遂以七月十三日癸酉葬從於先妣墓在長洲縣武丘鄉九都夫人生于乙亥六月十三日享年三十有三子男一人收娶韓氏女一人奴一孫男一人生一皆蚤卒孫



女一人金。將葬遣銘其壙曰  
汝姑葬於斯汝歲從之亦永宜今汝之歲既永且宜後復  
幾年我當同居

楊子善壙誌銘

楊善字子善天台人

國朝洪武初以明經授

應天府治中尋擢沅州府同知遷廣西平樂府知事坐事  
謫戍雲南乃洪武歲丁卯也居六年壬申六月四日疾卒  
于客邸友人為營後事從茶毗法權瘞骨于城東門外三

里許廬家園復銘其壙曰

生江南卒雲南其然其天耶

西平侯追

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壙誌

洪武壬申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公薨于雲南訃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自為文遣使往祭命其長子春往迎公  
柩冬十月戊午春奉公之喪至自雲南

詔追封公為黔寧王謚昭靖

勅儀曹護喪事所以為哀恤者甚至越十二日庚午



賜葬于

京師東南觀音山之原以夫人馮氏

祔將葬公子春具行實遣人求叙次以刻石謹按公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時元末大亂今天子倡義淮泗見公憐之養以為子此詔復公姓以奉宗祀由帳前都尉累官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西平侯

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碩授以鉄券俾子孫世襲其守鎮江調廣信節制甌閩巡撫閩陝皆有德於民民到今歌思之拜征西將軍兩征吐番拓地數千里咸降獲無算已而為右副將軍征雲南平之留鎮其地雲南去京師萬里諸夷叛復不常公宣布威德撫叙悉有法遂皆輸貢賦如內郡

朝廷賴焉在鎮十有一年而薨之日無老幼皆泣及柩還哭送者復數萬人諸夷酋長咸攀轡不忍去嗚呼此豈可以偽而致哉初公之受侯封也訓詞有曰朕昔以尔為子子以吾無異於尔父尔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觀此則公之受



國恩其輕重可知矣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公初娶馮氏  
先公二十九年卒繼家馱氏子男六人曰春曰  
馮氏出也今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晟馱氏出也曰昂曰  
累曰旻皆側室之子女五人沐氏之盛蓋未可量也  
公之功業赫然在人耳目於國史有傳神道有碑今  
不暇悉書特別其大者與卒葬月日使刻于石云

故處士沈君行狀

處士諱敬明字伯熙姓沈氏世為吳人宗省元諱宗礼字  
某處士之曾大父宗登仕郎諱文質字某處士之大父宗

上舍諱性然字自得處士之父也初上舍名德娶丘氏時  
江南初內附獨胞然不欲改時衣冠毅然不肯屈膝見時  
上官乃構山房着道士服易諱社門不與時貴交以終其  
志上舍無子以長女之子李氏為後乃處士也處士生有  
異質甫三歲喜看字弗捨去每以松枝炭畫窓壁畫黑六  
歲知讀書十歲能屬文於書皆讀必究極其理而後止  
取精研於詩經遂以應進士舉中江刺卒已備榜後累為  
有司屈處士畧不以得失為心為人沉靜端謹動止語默  
悉中礼法親朋貴賤内外大小悉處之合宜不矯俗以干



譽不屈身以從人隱居素行畧無外慕有士君子之風一時士輩敬服而器重之其為文章擯斥間元雅密齊整春容波瀾奕々有風度人爭仰羨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至正二十七年兵圍吳城處士憂臥病既久且革九月八日城陷處士已憤々不復知人事不能粒食越五日卒處士生於皇慶二年五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鍾氏生子輒天有女二人名某某皆適士人妻乃卜葬於某鄉某原葬有期其李氏茅寧痛惟處士才足以登顯位德足以躋上用而天不見報以卒將丐當世立言鉅筆銘諸墓以垂不朽遂命張某為之狀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五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經進依式表箋

聖節表

上言伏以

九秋

聖生萬邦

天定

際茲嘉會

海宇騰歡欽惟

皇帝陛下

聖德日懋

聖敬日躋

作之君

作之師唯助乎



上帝得其名 得其壽 日靖乎四方 大

統文明之治未有今日之盛也臣某等職居邊徼心

仰

天廷趨 賀莫能惟祝 萬年之壽

又

清秋九月

聖主誕生

天子萬年 神人交賀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純正合乎天 高明普徧同乎日

武功以定區宇 文教以寧萬方 開天以來

未有盛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守邊方莫能趨

賀遙瞻 雲表惟深 頌禱之情

又

伏以九月

聖生萬民命立 以武平定 以文治安欣惟

皇帝陛下 運統一之至誠 居中正之大德所以

華夷咸順普率均寧開天以來未有盛於今日也臣

某等職守邊郡心在 天庭遙仰 五雲惟祝



萬年之福

謝表

伏以

天子萬壽人臣頌之以祝

聖躬以昭景福欽惟

皇帝陛下聖學一貫

天地同心

大誥三編臣民造福是宜廣文明之運而開萬

載之洪基也臣某職守邊藩欣逢

聖旦莫遂

鵷序遙伸葵向之誠

同前

上言伏以聖德如天萬方咸復皇恩被物

一視同霑欽惟

皇帝陛下堯舜理民文武基業法軌剛之

純一休陽德之照臨文明之治未有今日之盛

也臣某等獲宥舊愆復叨顯位敢竭駑力用答

寵恩

賀冊表



上言伏以 天生

聖主以馭人民必眷 儲君以安 宗社欽惟

皇帝陛下 居中正之大德 運純一之至誠

恩被華夷 仁及草木所以 建大統之

洪基愈久而愈盛者也臣某等職守邊方欣聞

盛典遥瞻 丹宸惟存 葵向之誠

又

伏以 璿源敏慶 寶冊建 儲大本既安

萬邦咸謚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聖文神武之姿 膺天命人心之眷

衍基業於永固 保宗社於尊安 大有為之

君未有盛於 今日者也臣某等遇茲 嘉會

莫蓬 朝班惟存 葵向之誠敬效 封人

之祝

賀冬 表

上言伏以 泰運天開 新陽地復 履長

之慶四海一心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同天 大明如日 武功定乎



區宇

文政洽乎萬方

一統洪基未有大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居邊郡際此昌辰適

賀莫能

惟有萬年之祝

又

伏以一陽初復庶物咸亨

茂對令辰益昌

泰運欽惟

皇帝陛下

稟陽剛中正之德

運軌建純一之誠

治定功成民安物阜

大一統之業未有盛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守邊徼阻賀

鵷班唯存

葵向之心敬效

封人之祝

又

上言伏以

陽回玉琯律應黃鐘

聖人法天

永昌泰運欽惟

皇帝陛下

德同建順

仁徧華夷

時和而泰

階平

治定而璣衡正

普率有生之類是宜

尊親者也臣某等職守邊方欣逢

昌節莫能趨

賀惟存

頌敬之誠

又



伏以 一陽肇生七日來復 萬方日靖  
四海永清欽惟

皇帝陛下 天地同心 日月同照 萬泰而天

下治 修已而百姓安 建洪基而昌泰運未

有盛於 今日也臣某等遇茲 嘉會職寄遠

藩趨

賀莫能唯致

萬年之祝

千秋 窳

上言伏以律應黃鍾

福臻

丹闕薦生

守成之至永紹 大統之基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縱

聖安日遵

祖訓

贊

萬機而弗倦

總庶政而益勤是宜

宗社尊

安華夷蒙

福也臣某等身居邊郡心仰

青

宮倍萬恒情望

前星而致祝

又

伏以 地復新陽

天開泰運薦生

儲嗣

允紹

皇圖敬惟



皇太子殿下

問學緝熙 夙夜宥密 遵

祖訓以正百度 溥 仁恩以綏萬邦 是宜

爰正文華永安 宗社也 臣某等 值茲

昌會 踊躍歡欣 趨 賀莫能 惟有 千秋之祝

賀冊 箋

天佑 創業之君 必生 守成之主

皇圖永固 宗社尊安 敬惟

皇太子殿下 中正溫恭 緝熙宥密 夙遵

祖訓日贊 皇機 令德令聞 萬方心悅而嚮

仰者也 臣某等 臨茲 盛會 莫遑

賀班 惟仰 青宮以祈 景福

賀冊 箋

伏以 宮為天下之本 儲為萬福之基 基本

既安華萼 蒙 福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安中正 聖學緝熙 總百揆而贊萬機

明三綱而享五福 是宜 紹 文明之至治 享



泰運之洪禧者也臣某等欣聞盛典喜倍

恒情遙望 前星惟有 千齡之祝

謝 箋

伏以 天開泰運 福集青宮 海宇澄清

人民寧謐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夙稟聖質 日贊皇猷

德聞播于華夏 仁恩及于草木所以

永永宗社 垂萬世文明之治者也臣某等得擢

戎伍復顯官修省終身以圖 報効

甘白先生自作墓銘

適嘗卧病自弘處世必不久遂預銘其墓曰

張適子宜世居蘇少知助學志在儒感激衆以 童

譽壯歷世故迂且愚晚以明經選

天衢命居冬官下大夫俄得放歸故山隅久矣卧疾竟捐

軀藏之先塋永無虞

俞立菴先生畫像讚

溫乎其質也粹乎其德也窮易於尔祖所發而有得也學  
禮於而翁所勵而有立也有趨鏘鸞坡玉堂之姿而未離



乎宰邑也有清泉白石之志而未謝乎塵迹也唯見其辭  
益工學益力隨遇而安自適其適而不知其歲之積也其  
亦從容乎君子之域者歟

孝思堂贊 有序

孝思堂者古潞李公某築室於先人之墓揭其楣以識不  
忘親之謂也夫孝出於天性之本然有非外鑠我也有非  
勉強為也真情之發自不能已者何待有所思而為之也  
然居永感之下人易得而忘者孝子則欲見而不得接乎  
目欲聞而不得接乎耳不能不致思焉者此孝思之堂所

以作也是猶萬鍾之慕風木之感者之所為也李公嘗命  
予為之說予嘗讀詩蓼莪之詩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則人子之於孝有不可得而盡者必若終身之慕斯為大  
矣故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免於半途  
而廢士之志於學者當如是而已不然則其學皆常人之  
事耳今李公讀聖賢之書克行孝於親存之日思欲孝於  
親歿之後至於雨露之既濡霜露之既降悽愴怵惕以為  
吾親嘗居處於是也嘗咲語於是也必思其居處笑語而  
若有見聞焉以是吾親嘗嗜乎此也嘗樂乎此也必思其



所嗜所樂而若得其志意焉吁季公之所思若是可謂得  
為孝矣今以儒業起家為廣西布政司經歷方當強仕之  
年移孝於忠也不難矣去先塋之既遠致孝思而不忘一  
時大夫士咸咏歌以美之吳郡張遠既進以聖賢之說復  
作贊曰

燁々季公維德之從知本以孝克勉在躬白髮高堂是敬  
是將人無間言子曰是常庵忽捐棄典禮斯簡既遠益思  
思即泣涕欲養弗逮於焉蟲々精誠所積膂饗交通雨露  
之濡霜露之變悽愴怵惕若聞若見求忠於孝捨子其誰  
既登仕版奚忘所思知君以忠知親以孝彼君子方可則  
可勵

思雲辭有序

昔唐梁公望太行之雲而念吾親舍於其下後世之思親  
者多因雲而興起其孝思今天台金公某為雲南都指揮  
司都事去鄉萬里嘗念親歿而歲於天台山下時々思  
之登高睇遠欲與天台之雲一遇於萬里之外有不可得  
因願其所寓之軒楮曰思雲嗚呼梁公望雲於親在之日  
金公思雲於親沒之後追遠之情猶人所難不得乎親得



見乎雲猶可因雲而想像其親藏之所今雲亦不得見也  
可勝思哉吳郡張適為製思雲辭使歌以壽公或足以慰  
其所思之情也天辭曰

雲飛乎天兮常目見之我思我親兮何雲之思天台雲下  
兮親藏於斯萬里不見兮心胡不悲曰親思雲兮無有已  
時天台之雲兮親藏其下望之不見兮我心獨苦十年遠  
隔兮山川悠阻猿鶴哀鳴兮孰予其所歲時往醴兮誰澆  
其土悠：我心兮涕泗如雨

婁東周玄素寫甘白生陋貌生自贊其上曰

貌庸而英心蔑而貞生乎今而慕古處乎濁而能清讀書  
不多已變氣質彈琴不工聊悅性情以為窮經而不致乎  
用以為能詩而不善乎鳴恒飢則玩泌水以適其興久困  
則赴小山以全其生其亦變而不通積而無成者歟

### 修栖霞玄館疏

栖霞玄館者吾友李志學修真之所也志學避亂  
他之而玄館多推圮上雨旁風將不能蔽欲干吾  
儕与志學同者助其力隋葺焉告以疏曰

伏以玄館栖霞幸得邇來光祿之舊圃摧梁撼雨不無望



王祿事之高風蓋陋室雖無愧於君子之居然備屋亦有  
待於先生之反幾載廢荒於亂後一朝葺治於貧中非賴力  
為何由事濟居處於是聊可攸寧歌笑於斯何煩善禱蒲  
龕草榻其中坐徹玄關霽月光風是處尋著樂地震凌可  
蔽感激有歸謹疏

王耕雲差役疏

伏以二頃荒山十九處祖宗榮葬一生古道三十年妻子  
居貧年愈邁而志愈堅貧益加而病益至挈家廬先人之  
墓期盡餘生教子讀古聖之書庶綿世裔豈意京倉之斗  
級亦及山澤之窮氓費用匪輕干繫尤重莫能措手每用  
驚心千斯倉萬斯箱之家尚且難處一不少百不足之輩  
誠不易為冬暖而寒羊登而飢尋常賴人相濟儋石無儲  
卓錫無地萬一乏力可當每念先業微似懸絲若當重役  
危如累石豈特有破冢之患其實有殺身之憂諸賢垂惻  
隱之心不嫌薄助小子存啣環之報尚俟後言

村中小木橋疏

伏以公孫偁之設乘輿徒惠人而非政蘇長公之題玉趾  
俾作者亦垂名况此江鄉無非水路故出門而病涉須作



棧以通行維茲一水流乎東西乃以獨木跨天南北雖名  
略約難比徒枉低不足以過舟狹不可以濟弱今吾輩故  
實是慮危脚頭上脫得艱難心地裏全無掛礙既欲千人  
俱渡須資衆力相携田家店家工價家遮莫誰家布施米  
的釘的錢物的不揀甚的將來南往北來永免深則勸淺  
則揭東鄰西舍必獲千斯倉萬斯箱謹疏

日者鉄簫屋疏

伏以瞽矇廢疾之人衆所共憫鬱攸回祿之禍尋亦相遭  
談空渾似禪門論數還歸日者古雖稱相吾子今實可哀  
吾生竊念其背井離鄉不敢固為些子事談星卜易相逢  
長是箇中人自謂目盲而心不盲豈料家廢而學亦廢雖  
賴相師之有道還許誦詩之可令茲欲撥拾於煨燼之餘  
庶使拯濟於裁省之後願就一廛以自容膝何須大厦使  
衆歡顏如得長者揮金便命工師求不爰舟之惠尚且遇  
范堯夫草堂之資必不嗔王錄事謹疏

祭童氏安人文

維年月日友生

新逝安人童氏之靈而言曰人之有生孰云無死是猶旦



畫之必然也然生或有貧苦之累或有孤寡之憂死或有  
兵禍之慘或有夭折之傷無是數者而得生安死榮斯亦  
全矣今安人稟茲淑質肅雍端慎敬以事上儉以處家內  
外上下咸稱其賢自有家有子衣食豐饒則無貧苦之累  
內相夫子七十餘禩若子若孫既衆且賢則無孤寡之憂  
享耄耄之年則無夭折之傷以身正而斃則無兵禍之慘  
所謂安養榮葬者也所可憾者若子若孫不得再奉菽水  
宗族上下不得再奉色笑日指其生室曰安人常飲食於  
斯也常笑語於斯也常行止臥寢於斯也得不痛切於中  
乎茲而靈輒在堂安厝有期爰潔芻祀以告淑靈嗚呼痛  
哉尚享

祭戴親家文

維年月日致祭于信中親家之靈而言曰嗚呼信中何為  
而遽至於斯耶人皆曰福善禍淫理不我欺今惡者多福  
善者禍罹果可推乎果不可推乎以信中之懿美之德溫  
粹之姿奉親以孝恤幼以慈接昆弟以謙恭待朋黨以禮  
儀處家事則從容善畫應官事則小心自持人皆以為多  
福之宜集上壽之可期孰謂其遽至于斯耶吁其可悲信



乎其有命也理之變不可推也人之力不可為也吾又其  
啓於誰耶余於信中偶獲半面之友愛遠若平生之相知  
許結以為姻媿竟忘余之賤卑正期犬子有成室家是宜  
歲時奉舅優游燕私不意變此嗚呼莫追今想容儀於香  
邈拜虛位於深帷吁其又可悲雖然死者固似乎決潰生  
者亦似乎涉危余以徭役奔馳弗寧頃時喪不能臨棺以  
一慟葬不能執紼以相隨唯懷思之扼腕繼涕泗之連洒  
今秋陽之依微更風露之沾濡感時節之易邁愧我祀之  
久隳聊潔牲以一奠跪函哀而致辭尚饗

### 子祭父

維年月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某自我父棄捐以來世代變革家  
道多難流離避禍屢遷邸寓惟祖宗丘壟之寄時刻不忘  
兄弟子姪雖多或存或亡或處遠鄉為樵人牧豎所侵盜  
者多矣近兩年來某以瑞芝亭畧增裝飾移累輩一房廬  
守朝夕香火神像之前儼如生對庶幾少紓哀慕丘宇得  
以保固但某粗守清白一動不敢罔自作為貧困備嘗至  
口食不能自給所種禾麻菽麥略無收成所栽竹樹亦不



滋茂不得少助閑守退而自省唯恐敬親弟長不能曲盡  
其情歎思義不能繼述先志歎保守先業不能表裏如一  
歎夜繼日未嘗不惕然自警唯恐一毫自戾玷辱先世自  
今以後唯冀我父福我佑我庇我護我使種蔭有獲以資  
保守之力子孫卓立不廢先世之業茲唯誕日謹潔一奠  
泣血敢言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年月日孝子某

嗚呼痛哉人孰無父未若吾父之賢人孰不為子未若吾

為子之可憐當處艱難之日吾親喜懼之年菽水之奉不  
能以盡嗜好起居之敬不能以盡周旋生我撫我教我誨  
我德極昊天胡為容處遠鄉一旦棄捐不能出入代勞安  
居榮養更誰之憇嗚呼痛哉生不能盡其養死不能臨其  
棺祭不能適其時序葬不能歸於故所得不使我崩裂五  
內痛徹九泉也于今魂歸故鄉家業依然敬陳礼奠敢告  
靈筵淚血不可得而盡言亦不可得而宣嗚呼痛哉尚享

祭山神文

維年月日孝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后土氏之神曰某以為聰明正直者為神人之為善為惡  
神必知之善者神必以福惡者神必以禍此聰明正直者  
之為也人之為善無出於忠孝信義人之為惡無出不忠  
不孝不信不義某自世代變革家道多故廬守先人之墓  
曰忠曰孝曰信曰義雖不敢自以為盡然亦不敢不競  
業於心惟恐四者有失獲戾于先世清白之傳但自廬守  
先壠所賴種植以資養其力連年禾麻菽麥略無收成竹  
樹亦不榮茂茲以庶羞清酌昭告于神伏冀以善之惡  
為心福我庇我使四時種蒔咸獲其利得以不廢神之祀  
唯神有靈鑒之念之尚享

### 兄祭弟

維年月日兄瑛謹以潔牲庶羞之奠致祭于賢弟彥珙之  
靈曰嗚呼吾家本非貴族華胄然一善相傳已累世矣吾  
祖自吳縣之薛村墅徙居吳江之綺川至吾先君始弘大  
其贊業鄉里推重吾先生賢弟二年吾與賢弟雖異母賢  
弟視吾無異於親生吾視賢弟無異於同胞自幼友愛同  
案而食傅服而衣連業而學怡々如也不幸先君早棄吾  
二孤當是之時吾方年十一賢弟方九歲尚不知無怙之



為悲賴吾母與賢弟所生母鞠之育之保愛如一然吾二人立志亦不敢自後於常人幸而至於成立僅守先世之業吾母在堂尔生母已早世吾子女幾人賢弟子女幾人正相與優游田里朝耕夜讀歲時祭祀燕饗上以報吾母罔極之德下以教兒輩母墜先業終吾生以徜徉而已前年之冬吾弟得疾嗽疾吾意以為飲酒食熱物過多謁良醫而求善藥療之必痊豈意去歲之夏以賦役造籍連坐赴京吾意以為無辜之及不久必歸也豈意其併家遷置和州而賢弟拘留潤之金山猶意其事畢亦自有可歸之理又豈意其併家謫置雲南即其顛沛跋涉艱難備常非筆可盡幸而

聖恩曠蕩行至蕪湖得釋免而歸人皆曰此天之佑也祖宗之庇也舉家有更生之死也吾家有再造之兆也豈意得至于家闔門咸病在和州時吾姪儀已病亡歸家賢弟又病婦率賢弟久病之軀歷跋涉之勞遭憂患之屢雖有越人倉公之術亦莫能起賢弟之膏肓可哀也矣賢弟率後吾姪女小奴又以衰毀致疾而死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天何為降禍於善門若是之酷耶所謂福善禍淫者可必



耶不可必耶其果命之在天有不可移耶抑亦人事偶然  
而至是耶蘇子嘗謂盜跖之壽孔顏之厄天之未定者其  
信然歟韓子所謂天地人由來不相關者其不然歟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吾不可得而推也莫  
之致而致者命也吾不可得而違也吾所恨者不能匍匐  
往金山以望吾賢弟不得往和州以照料其老幼徒尔日  
復日癡望其歸及其歸也又復若是得不使我心焉如割  
乎得不使汝母老淚不能乾乎得不使吾妻兒輩哀感不  
能已乎吁已矣不可得而追咎矣所不憾者賢弟幸而得  
歸卒於正寢棺槨衣衾夫婦合葬於先人兆次又併儀之  
骨小奴之軀咸附焉賢弟之家業已有賢壻季鼎枝梧必  
不至於落後賢弟一孤女必俟其笄擇良配以嫁之庶幾  
可以少慰賢弟於冥也嗚呼言有盡而淚不可盡淚可  
盡而情不可盡賢弟其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 祭親家

維年月日春春鉅鹿莫文是致祭于親家翁提舉朱公之  
靈而言曰嗚呼人之有生則必有死是猶晝夜之必然也  
然人之生也或斃然孤立或孑然窮居或終身痼滯或竟



世流移及其歿也或罹凶短折或註鋒鏑傷或冒於囚辟  
或斃於異鄉生而不能遂其養歿而不能善其藏當今之  
若人何可計量耶維公之生盛族名門子孫振上則非然  
然而孤立矣有田有廬好礼愉二則非孑然而窮居矣白  
髮在堂老而益強則終身未嘗痼滯也道遙鄉里日厭甘  
旨則竟世未嘗流移也七十之季福衍慶綿俄尔一疾遂  
成棄捐豈若世之凶短之罹而鋒鏑之傷即易養而語手  
足居啓正寢之遷至于歸全豈若世之身冒囚辟而魂飄  
異鄉耶若公者生而享多福死而考終命亦可以無憾矣  
亦可以無憾矣所可憾者吾之私情有不能自己自慶多  
幸得締姻媿正期桑榆歲晚共謝塵緣蒿巾杖屨咲傲林  
泉歲時燕享鶴髮聯翩以樂太平之世以歌大有之季不  
意公之永訣而在我之先得不使我老淚不可遏耄情莫  
能宣者乎今而宅兆既下良吉既消聊陳一奠寄情于篇  
嗚呼哀哉尚享

父祭子

維年月日父陸伯祥以潔牲柔毛庶羞清酌致祭于亡長  
男英之靈曰人之有生則有死必猶晝夜之必然也福善禍



淫六理之當然也。今惡者僅存而善者罹禍，不知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耶？嗚呼！哀哉！吾始冠而娶，而得汝自謂有子之蚤，吾必得汝之力，豈意今日紆情執筆，更致祭于汝耶？天乎！天乎！何為致此之乖戾也？始汝生二年而汝母早世，使汝依之，夫時鞠養於吾之母，繼而吾母亦早世，汝復依之，然汝之命亦可哀也矣。然汝漸長，頗後秀讀書，雖未穎悟，吾以為亦可因魯而得之，故為之擇師以教之，冀汝成立以弘吾之家，以闡吾之祀，豈意一疾而致此耶？抑天耶？非天耶？初汝之得疾也，吾意為小小瘍疾，人皆或之有，亦醫之可療者，故為之求瘍醫之專業者診理之，豈期疾漸延蔓，形神羸敗，期月又半，復病滯下，榮衛枯槁之休，罹暴瀆方來之勢，如何其可救也？抑亦命耶？非命耶？嗚呼！哀哉！今已矣，吾之家汝不能弘矣，吾之祀汝不能闡矣，亦惟吾之獲戾於天而致此之不祥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今暫卜吉於妙明招提，以權厝汝，繼當擇地於城西山并，遷汝母骸骨，使汝附葬焉。庶幾吾情亦可少紓也矣。吾忍泣含涕，以告汝，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馬千戶祭父



嗚呼人之有生則必有死猶旦晝之必然也然而福善禍  
淫捷於影響不知天何為奪吾父之速耶吾父積善非人  
子之<sup>可</sup>校舉者乃不得躋上壽享貴位禍福之報偶然耶果  
有命耶抑造物之未定耶吾父之生止三十有九年初以  
功授昭信校尉廣西衛百戶凡四年竟以征泗城之徭賊  
而歿彼時余方十歲尚未知父歿抱終天之為痛也吾弟  
方四歲但呱呱而已更莫知其所以然獨吾母號然而縋  
晝號夜若左提右挈紡績為養育我誨我至於成立某雖  
不肖弗克紹嗣先業然心志向善自處不敢後於常人每  
念昊天罔極痛入骨髓嘗讀聖人之言曰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所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則吾  
父之歿又有無足憾焉者矣

聖天子優念前烈息及遺孤俾丞襲登仕版不肖賴以餘  
慶累陞千戶不知造物之所以佑吾家者至此而定耶抑  
有命耶果偶然耶先儒嘗謂顏子之夭盜蹠之壽此以未  
定者觀天也然天之定不在其身必在子孫果然耶其不  
然耶吾之去父十有六年吾之痛父猶如一日去年秋以  
使事來廣西念吾父鎮守此疆土戰歿此屬州遙望泗城



心膽俱裂今以事畢還京不勝哀慕聊陳禮奠情見乎辭、可盡而淚不可盡淚可盡而情不可盡靈其知即其不知即尚饗

祭章教授文

維年月日友生張某致祭于仲遠先生章公之靈而言曰惟先生之高素行昔嘗聞於大夫士之口唯恨其雅論不得接於耳丰度不得接於目企慕於下風者有年矣及來雲南得與先生之令子教授公遊而教授公之高才碩德造就雲南之郡學後進升之於太學者皆美材遊於郡庠者皆為俊秀則先生之不之德表襮於義方之教者槩可見矣夫復何言哉今而訃音遠來不勝悲悼爰潔醴奠情見乎辭尚享

祭雲南布政司叅議戴母某氏文

維年月日某等致祭于戴母某氏之靈嗚呼夫人之逝遙隔山川夫人之德久矣遠傳徽柔正固泚慎貞專婦德既備母儀亦全篤生令子材而且賢閨庭之訓孟母之遷來守大藩秉心塞淵敷政優、不倚不偏母教是守服膺奉奉嗟、賢母玉潤金堅正宜祿養以享高年家山綿邈奄



忽棄捐吾儕卑屬聞訃淒然爰潔牲醴告于靈筵尚享

祭西平侯沐公

維年月日雲南府滇池漁課司大使張某致祭于

天生賢將以佐

明時蓋世功勳照耀今古邊郡服其武威蠻夷感其恩義  
垂髻弁服梯山航海無不心悅而來歸其所謂國之禎祿  
屏蔽者也夫何天不假年罹此凶禍若軍若民如喪考妣  
適等無任悲哀謹潔牲醴臨風一奠涕泗如揮尚饗

又

維年月日

襲封黔寧王西平侯沐公之靈而言曰嗚呼自公之訃音  
及人也西南之隅將帥率其僚屬相與哭於閭士率相與  
哭於營方牧率其僚屬相與哭於庭父老相與哭於市遠  
夷無不梯山航海挈其族類相與哭於公之第吾儕無不  
廢業輟誦聚其徒相與哭於學之舍然而無不哭之致其  
哀者匪有和於公也蓋以朝廷失股肱親信之元老邊鎮  
失屏蔽賴餘之重寄夷方民獠失怙恃撫字之仁恩學校  
失作養造就之宗主是蓋德之感於人者深澤之及於人



者溥見之於情發之於事非勉強而然者至於  
朝廷驚悼遣使致祭命公之賢嗣奉觀還京可謂生榮  
死哀功成名遂著之竹帛銘之鼎彝大丈夫之事業無餘  
憾矣今而靈輻戒途山川悠邈清醴一奠神魂飄忽不知  
所云尚饗

又

維年月日

維公稟洪龐重厚之氣抱魁梧卓犖之姿讀書讀律有綱  
有維久居法司從容能為是我之權度精切故處官之  
理事適宜胡為一疾不知奄忽棄遺吾儕聞訃曷勝傷悲  
潔牲載俎清醑在卮聊陳一奠情見乎辭尚享

又

維公稟英特之姿抱智謀之勇早建義師二難並立乃知  
天命歸附

清朝兄俄蚤世公獨寵榮南征北討多建奇功累爵陞官  
遂登貴位年未耳順風疾嬰身奄忽棄捐孰不哀悼今而  
輿柩遠歸故鄉萬里征途令人於挹謹潔牲醴致祭于靈  
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侯恩威以定邊郡信義以服蠻夷克寬克仁乃文乃武  
古之大將不足過也功業正耀於

當代將星忽墮於中壘若軍若民無不號天悲慟吾儕之  
士不勝驚悼屢蒙教令何日能忘謹繫牲醪奠侯來假尚  
享

祭友人楊子善文

維年月日友人某致祭于

嗚呼子善而至於斯耶人孰不死而子為可悲耶江南之  
產雲南之鬼雖有生以來未嘗得此夢思耶平生讀書篤  
信聖學福善禍淫若此乖違耶七十之老双親在堂何倒  
行而逆施耶萬里一身諸子在鄉何獨於是遭罹耶孰不  
顛沛善處善遣何獨固執而拙於為耶孰不空匱乃經乃  
紀何獨甘凍且飢耶人多見念周之恤之何義然而峻辭  
耶獨於斯文蔬食水飲何所契而嬉耶不利居官而羨  
擊柝何獨能此處卑耶風簷月夕或吟或文何獨於此致  
效耶今而已矣不可復作矣何令人涕泗之不時吾儕小  
子義當一奠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先君平日所作詩文甚多嘗命收手錄以遺後昆不幸  
自棄背以來四十餘年哀門多故欲刊未就然其全集  
屢日回祿散缺狼藉所存者十中之七八耳收止生二  
子長教教授于鄉里次祝於宣德間以明經登進士第  
授大理評事而先業稍復迺命長孫綱編錄先君詩文  
分為十二卷遂以研耕之資俸祿之積命工壽梓六年  
始成吁豈易為耶先君去世既遠展卷誦讀追思著作  
之時日與諸君子笑談宴享賡和酬酢宛然先君之在  
目也嗚呼痛哉先君之志發於文辭者庶幾顯著而不  
晦也不肖子收終心亦泰然矣為子孫者可不思所繼  
承乎

正統歲丁卯暮春朔日不肖子收時年八十六矣謹識





古今圖書集成

Blank columns for writing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ledger or notebook.

同治  
書

